

滿洲作家小說集

金音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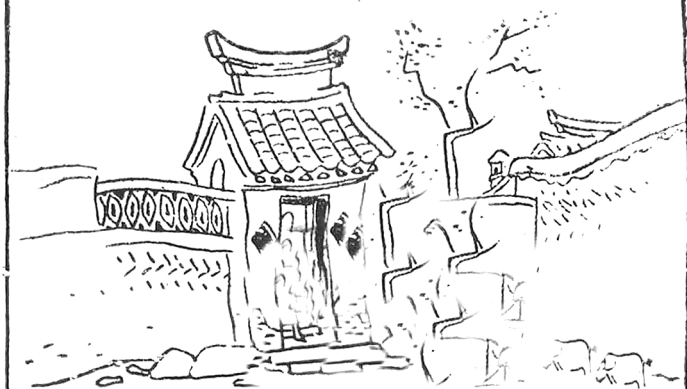
五星書林刊



自定價 3.50

滿洲作家小說集

編 音 金



五 星 書 社 刊

滿洲作家小說集

定價 三・五〇

編者略歷

金管本名馬家驥、現年二十九歲、國立高等師範第一期卒業、曾任齊々哈爾女國高教諭、現文藝家協會之員、作品有詩集「塞外夢」小說集「教羣」

出協承認、—133



康德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第一刷三〇〇〇部發行

印刷 康德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發行 康德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新京市南關大街六一四

編者 金音

新京市南關大街六一四

發行者 梁雅敏

新京市中央通四四

印刷者 和木久

新京市中央通四四

印刷所 滿洲新聞社印刷所

新京市南關大街六一四

發行所 五星書林

振替新京五一〇八

新京市五馬路一〇七

批發處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目次

- 勵行建……敗潰一族……………一
- 但娣……傳屍病患者……………四三
- 小松……蜂……………六一
- 石軍……脫軌列車……………九二
- 秋螢……蠕動……………一五七
- 未名……小人物之愛……………一八九
- 爵青……誕生以前……………二二〇
- 疑遲……江城……………二五二
- 劉漢……血淚鈔……………二六二
- 吳瑛……奔……………二九九

目次

出兵……鶉的故事……………	三二二
田瑯……飢餓的生客……………	三三六
金音……牧場上的血緣……………	三五〇

(以輯稿前後爲順序)

敗潰一族

勵 行 建

壹

自從孫殿臣底小老婆進門，家里便一天比一天熱鬧起來了。

小老婆底年紀很輕，長得並不漂亮，滿臉像是蒼蠅糞似的黑斑，一個挨着一個，那些長在鼻頭上的，竟三個兩個重連在一起。那兩隻一說話就迷縫到一塊的眼睛，常常把白眼珠衝着人不住的斜瞟，一張扁龐龐的大嘴，笑起來快要把她自己底黑臉膛都給吞沒了。

但是孫殿臣竟愛上了她。他覺得她究竟比滿臉皺紋豁子嘴的老黃婆要稱意得多，因為她很年青，她有一種使人陶醉的魔力與狐媚；而且她能够甘心匹配像他這樣四十歲出頭已經是精力將要衰退的人，縱然父親

過於吝嗇，弟弟妹妹們都十二分的不滿，老婆成天家哭哭唧唧，也當不了事；到底他打破了這所有的障礙而把小老婆娶進來了。

還不到下班的鐘點，孫殿臣一眼覷見村長已經離開了座位，便也悄悄地站起來踱出了村公所。七月炎熱的陽光照着他右半邊臉，他底臉稍微發紅，眼睛也見得睜不開了；他覺得心里熱烈得很，這種熱似乎是二十多年從來所沒有的。

指望一回到家就鑽進自己底屋裏去，一條腿剛跨進門坎，妹妹在身後却把他喚住了。

「大哥，你來一會兒。」

他回過頭，妹妹那幾天來晒得黛黑的臉上在閃閃地發着光亮，兩隻秀麗的圓大的眼睛，彷彿含着一種憤怨和輕蔑，在轉動中，却又表現一種哀痛和希望地緊緊盯在他底臉上。

「幹什麼？」

「我有點事，要跟你商量商量。」

妹妹懇切地說，她底眼光立刻也變了一種懇切的表情。這表情，使孫殿臣底懷疑馬上也消滅了。他轉過身來，對妹妹關心地問：

「你有什麼事要跟我商量呢？」

她用極低微的嗓音說了一句：「你來」，就轉身走出上房去。

孫殿臣怔怔地望了望妹妹那似乎是聳動的肩膀，心里不禁又抹上了一層懷疑。默默地跟在她底身後，他想像不出妹妹究竟有什麼事要和他商量；而且不在上房偏要到下屋里去說。他覺得心里很煩躁。

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她已經發達得快要成爲一個大人了。她底骨骼和筋肉都很結實，圓胖胖的臉上，有鑲得合適的烏亮的眸子，濃黑的睫毛，聳高的鼻梁，紅潤的嘴唇和兩頰。而雖然從回到家這幾天被烈日晒黑了皮膚，她底面龐却越發地顯示了一種健康的顏色。她對於自己底強壯，覺得很值得驕傲。

走進伙房，她靠在那黑黢的門板上。

孫殿臣在門口就站住了，轉過身來，小老婆那張帶着誘惑的臉，正貼在窗口，對他微微地笑着。

「有什麼事，你說吧，可是你今天怎麼磨去幹活？」

「爹不讓我去啦！」

她底臉色突然變得陰鬱起來，這聲音好像有一點發抖。她垂下頭，把兩隻手摸弄着垂在前胸上的短髮辮，失望似的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爲什麼呢？」

「說我們這個人家，犯不上讓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給人家擡地，那多醜。——」

「其實爹底話也對。」

妹妹慢慢地仰起臉來對他瞥了一個輕蔑地哀怨的眼光，接着很快地就把玩弄着的那兩條髮辮拋到身後去，張開嘴，她眼睛突然開始濕潤起來了，她用力咬了咬嘴唇。

「也許對吧！但是我要繼續念書呵，家里既然不給我錢；再不許可我自己掙幾個，我這書可怎麼念呢！」

孫殿臣對那映在窗上的面影投了一個輕飄的眼光，又仰起臉來望了望那碧藍色的天空，漠然地說：

「一個姑娘，念那麼些書有什麼用。」

她心里苦痛得很，眼淚噙在眼角上。大哥那漠不關心的臉色，使她有無限地憎恨。大哥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也會使她有無限地悲傷。但是她不能和大哥絕裂，爲她自己，她還需要大哥底幫助，她不能不極力忍耐着。

「姑娘爲什麼念書就廢用呢？」

「因爲姑娘早晚是別人家的人。」

「不對！」

顯然地，她臉色突然漲得通紅，有些激昂了。她這麼大聲地反駁着：

「念書是爲了自己，難道姑娘嫁了人，念的書就白費嗎？大哥，你也是一個念書的人。——」

孫殿臣才望了她一眼，她那激昂的神色禁不住使他暗暗吃了一驚。他想到春天，他偷偷地跑到城里上了學校回來的時候，父親堅持着「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結果，妹妹便再三哭泣着懇求他底幫助，他實在禁不住她那熱烈地激憤地請求，才答應跟父親商量看，到底他把父親說動了。暑假回來，父親因爲花費太多，便又禁止她再去讀書；然而妹妹倒是一個肯努力上進的人，她甘願在烈日暴曬里，去給人家拔草，企圖能够積蓄下幾個錢，作爲下半年的學費，但是現在父親又限制了她的底話說得很對，家里既不給錢，又不允許她出去工作，她這書可怎麼能念呢？於是她又懇求他底幫助了。他知道父親那偏拗的嚴肅的性格，甚至他也許連插嘴的機會也不會有，他想用父親底話敷衍過去，他也想究竟女人念多了書也難能實際去應用的，但是妹妹已經不算是一個孩子，這些話不懂不足以使她屈服，反而使她更憤慨起來了。是的，他也是一個念過書的人，只少他應該對肯掙扎着念書的人要表示一點同情吧。——她底話使他深深地感動了，好像她還要說些什麼，他就截斷了她底話。

「對，婉真，你說的對。不過這是爹底意思，你知道，誰也不敢說他不對吧！」

「所以我才跟你說。」

「我恐怕也糜什麼力量呵！」

婉真底臉上閃了一道希望的光輝，瞬息又消逝了。她再把懇切地眼色凝視在大哥底臉上，突然她覺得大哥是一個十足的懦弱的人。

「你也許有的，爹或者還能聽你底話，大哥，你幫幫我吧，你給我說說吧。那管讓我自己去掙也好，我是非繼續念下去不可。」

頭上，有一塊白雲，輕輕地飄動着。

他對那片白雲仰望了一眼，把眼皮霎了幾下，把右手摸着頭頂。貼在窗口上的女人在那里輕輕地擺着手，接着又站起來，把頭探出窗外，對他擠起眼，努起嘴來了。他就也遞了一個眼色，努一努嘴。

「有工夫，讓我說一說試試。」

婉真知道這話也許是他無意中說出來的。靠近門前，她看見那張帶了誘惑的臉，那臉，使她不禁對她發生一種輕蔑的感情。

孫殿臣說過這句話，就預備走開了。妹妹突然靠近門口看見窗口上的臉而露出一種卑視的眼光，倒使他底臉色不大好意思起來。他就又站下來搭趣着說：

「跟你二哥，三哥，四哥也說一說，讓他們再跟爹說說，不更好嗎？」

「跟他們說，有什麼用呢？成天就知道要錢，喝酒，再不然……」

他閉住嘴。一想到二哥，三哥和四哥來，那幾條面影就深深地激盪起她內心底焦焚和痛恨，而使她不禁喟然嘆息起來。

貳

「她真都跟你說些什麼？」

孫殿臣一進門，小老婆就帶着猜忌地追問着。他抬起頭來，她仍舊站在窗口，扭着頭，她臉上是一種疑慮的表情。

「聽說什麼，不過是關於她念書的事情。」

「她想怎麼的，害想念嗎？」

她聲音里帶了一種諷嘲和不满；而且對於站在炕邊上的大老婆，竟瞥了一個忌妬和輕蔑的眼光，才傲然地回過身來坐下。

「害想念，讓我跟爹給她說說。」

他坐在靠炕那條板凳上。對大老婆也只是含着一種厭惡的眼光漠然地望了一眼，他轉過臉來，臉上又掛了一層愛悅的光彩。

「害想念，念那個鳥玩藝有什麼用呵？一個臭了頭蛋子。」

小老婆底臉突然往下一沉，撇了撇嘴。

「她說認可自己去下點力，只要爹能答應，無論怎麼的非接着念下去不可。——究竟念書也不能說就廢一點用。」

「有啥用呵？你說，有啥用呵！」

小老婆瞪起眼睛，把脖子連連向前伸了又伸，這麼狠狠地追問着。

平素間和婉真處和得像親姐妹一樣的大老婆，想到關於她念書的事情，心里就很爲她憐惜。二十多年來，置身在這樣一個突然勃興而又漸趨敗的家庭里面，她已經看够了過去那些所有的醜惡了，她知道這家庭的繁榮是不會永久存在的。而在這將要崩潰的家庭里，祇有婉貞這麼一個年青的孩子比較能够有一點出息；然而可惜她竟是一個女人。她想念書，父親却極端地反對，她考上了學校，託大哥代爲說情，似乎還是她從中竄掇着，大哥才放大了膽量，而把父親說動了。她暑假回來，不幸家里又多了這麼一個攪家不賢的東西，她不但不能給妹妹幫一點忙，反而在這里咒罵，破壞，她簡直是家里的一條壞事蟲，她這麼憎恨着；再一瞧見她那像是一個冤家似的嘴臉，心里就忍不住憤怒起來。男人被小老婆逼問得連一句話也沒有了，他底臉漲得通紅，故意把頭緊緊地低垂着；使她怎麼也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她就使勁往炕里偎了一

喂，張開那短得像豁牙子的嘴唇大聲地說：

「怎麼磨用呵？念書怎麼磨用呵！」

小老婆底眼皮往上一翻，隨口就摔了一口吐沫，挺直了腰板大聲地吵嚷起來。

「跟你說話啦嗎？答什麼腔，臭不要臉的，你眯一會！」

大老婆臉色變得鐵青，頭上的青筋一根根地跳動起來，嘴唇直顫，全身也發起抖來了。小老婆底話好像一根針，扎得她底心卜卜地跳動着，她覺得眼睛也有點發花，腦袋也漲得厲害。

「你——小養漢老婆，你又罵我，你反啦，你——」

小老婆底兩道眉毛直豎，猛然跪起來往上一竄，趁勢朝大老婆底左半邊臉就是一巴掌。

「你說誰小養漢老婆，今兒個我就打你個養漢老婆樣！」

「噯——噯——」

孫殿臣看兩個人又變了臉，心就又跳盪起來，知道小老婆往起一起要伸巴掌，趕忙拉着長聲想給攔住，却已經發出一個清脆的聲音來了，他才喫驚地站立起來。

「好，你……你敢打我……你……你……你……」

大老婆底聲音發顫，呼吸也急喘起來，她一隻手按住自己底左半邊臉，一隻手茫然地向小老婆還擊了一

下；她想站起來，然而屁股還沒有抬起，小老婆已經俯壓在她底身上，幫幫地在她底脊梁上搥打起來了。

「秀玉！」

孫殿臣看秀玉底聲勢兇兇，心里才着起慌來，就一步竄在炕邊，用力扯住了小老婆底手，這麼大聲地喊了一句。

大老婆快要喘不上氣來了，脊梁上挨了幾拳，好像又犯了腰疼老病一樣，竟再直不起腰來。她底嘴唇不住地顫抖，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只覺得心里又酸又苦，二十多年來乾乾巴巴的眼睛，第一次又濕潤起來了。

秀玉像一個瘋婦，使勁甩開孫殿臣底手，接連又在大老婆底腰上腿上搥了一陣，一邊破口地大罵：

「滾！你別拉我呀！還願的，今兒個我他媽非打她個養漢老婆樣不可！」

「又是什麼事啊，這麼打打鬧鬧的。」

「唉呀，害反了天啦！敢打你姐姐，快給我放手，快給我放手！」

聲音從外屋一直響到里屋，老太太底身後，老爺子提着一根拐棍也走進來了。一個白禿頭頂的老人，在他那滿臉皺紋的面龐和炯炯發光的眼神里，正蘊藏着一種使人一見生畏的嚴肅和憤怒。

婉真把一張憤恨激昂而同情的臉貼在門角上。大嫂爲了替她辯護而遭受到這種侮辱，她覺得她實在對不起大嫂，也實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然而當着父親母親底面前，她却又不能不忍受下去，她底心是再痛苦再激動也沒有了，那跳躍得利害的心，彷彿快要跳出胸膛一樣。

「這是怎麼說的，這——」

孫殿臣底臉上掛了一層紫脹的顏色，偷偷瞟了父親一眼，垂下手來這麼低低地像是抱怨而含着一種畏懼和懦弱的心理說。

秀玉放開手，把眼光悻悻地投射在兩個老人底臉上，就一屁股坐下去，一動也不動。好像若無其事的樣子，把打人家打得生痛的手，不住地揉搓着。

大老婆趕快爬起來走下地，忍着痛勉強站直了身子，讓兩個老人坐下，一邊把手抹去了掛在眼角上的眼淚，就忙着給老太太裝煙。

「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麼什麼事，閒說話，說擰啦。」

「說擰啦，也不能當小的動手就打呀！」

「我可打啦！打啦，也不能怨我。」

那皺紋的臉上突然牽扯得顫抖起來，眼睛瞪得圓圓的，黑紫色的嘴唇在那一叢灰白色的鬚鬚中像一個深洞似的張開了。幫地一下，他把拐棍用力在地上擊了一下。

「你他媽跟我頂嘴！」

孫殿臣恐怖地向秀玉遞了一個眼色，秀玉彷彿不曾看見一樣，反而大模大樣地盤起腿來，撇了撇嘴，比比畫畫地說：

「本來嗎，打她可不能怨我，是她自己找的。小貴他爹說婉貞認可自己下點力非接着念書去不可，我說一個姑娘家念那麼些個書有什麼用，她在一邊就接碴罵我，說我是小養漢老婆，我是養漢老婆，她抓住啦嗎，就血口噴人，我不打她怎麼的。」

大老婆拾起憤恨的詛咒的眼光望了她一眼，她覺得心里像有什麼堵着，竟半天透不出一口氣來。她底臉又泛上了一層灰白，嘴唇在顫抖，一會才慢吞吞地分辯了一聲。

「你說，是誰先罵的誰？」

「你不先罵我，我就罵你啦？」

「不是你先罵的我臭不要臉嗎？」

「得啦，得啦。」孫殿臣馬上攔住了兩個人底分辯；「誰也用不着說誰，反正事也完啦，只求往後和和

氣氣的，別再這麼打，這麼鬧就行啦！」

老太太使勁抽了兩口煙，咕啣一聲吐了一口吐沫，把胳膊交抱着，把煙袋嘴含了一下又拔出來，把盤着的腿伸開說：

「管怎麼的，當小的也別打大的呀，讓人家知道笑話，秀玉，你可是我娘家姪女，你可別給咱們老王家丟臉。」

「這也不算啥丟臉。」

秀玉噙着說，望望老太太底臉，她底下頭，把一隻指頭放在嘴里咬着。

孫慶財翻了翻眼珠，把拐棍又提起了一下；孫殿臣似乎看出父親又要動氣，就趕快接住話頭打斷了父親底說話。

「你害說什麼！得啦，我爹我媽也用不着生氣，過去歇歇吧。往後讓她們好好的就是。」

孫慶財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他自己也覺得，他這一生辛辛苦苦創下來的基業，已經一天一天地敗潰下去了。

參

天剛朦朧亮，孫慶財翻一個身，聽見有擦火柴的聲響，就睜開了眼睛。窗上已經映成一片黎明的白色，把屋子也熔亮了；老太婆還驢着，那永遠叨在嘴里的大長旱煙袋，又咕嚕咕嚕地一閃一閃地發起火光來，窗外，老公鷄一聲一聲替換着咯咯地叫着，接着四鄰的鷄啼像響在山谷間的回音一樣地也跟着長鳴起來了；院心里踢踢拖拖，伙計們想是已經喫過了早飯，忙着到地里去。睡在炕梢上的婉貞，大孫子小貴和大小孫女小菊，不知誰打起沉重的鼾聲來，他稍微抬一抬頭，突然院心里有人說話。

「三少東家呢？」

「又是一宿靡回來呀，可別等他啦！」

又是一宿靡回來，孫慶財舐舐乾巴嘴唇，忍不住長吁了一聲，這麼憎惡地罵了一句：

「他媽的，這個小子！」

「要膩啦，什麼也不管啦，可有什麼法！」

老太婆就着枕頭仰起臉來，啐了一口痰，又使勁抽了一口煙，這麼無可奈何地嘆息着。

孫慶財眼巴巴地望着棚頂，連一句話也懶得說；只是他心里像有千萬把鋒利的刀在攪拌着，差不多連氣

也喘不上來了。

然而他想到了年青，他從年青的時候開始想。

一個白手成家的創業者。他用年青的熱情和力量建築了這創業的基礎。他娶了妻，妻幫助他辛辛苦苦地勤勞，到四十歲上，他已經有了這許多肥沃的田產，每年會有無盡的豐腴的收穫。兒女們漸漸長大了，老大不能下地裡工作，管管家裡的閒事，不能說不會道的，如今雖然當了村上的助理員，可這一個敗家的掃帚星娶進來，就够使他糟心的了；第二個不能下地裡幹活的，成天就知道喝酒要錢，孩子弄了一大堆，不着吊的老婆還竄弄着搬出去過，甚至一天打八架，到底自己領出去頂了房，才清了一份心；這第三個雖然不會喝大酒，要起錢來簡直跟第二個一樣，常常溜出去就是一宿，而且時常偷偷摸摸，賣東賣西的；第四個總算歲數還小，每天能够催着下地里去幹一點，然而扯屁撒謊，傾拐欺騙，實在讓人操不盡心哪！至於婉貞，性情雖還不錯，可是一個女孩子家，不學針線家事，却一味地張羅念書，念書能有什麼用呢？況且半年就是二三百塊！……

「你他媽臭美呀！」

突然西屋里小老婆底吵聲又響過來，把他底思慮給打斷了。又因為啥呢，他想，這麼早就吵起架來，這簡直不像個家樣了。他豎起耳朵，輕輕嘆了一口氣。

「小養漢老婆，你害壞到什麼地方。」

「你能把我怎麼的，我×你親娘八靠祖奶奶的。」

這聲音異常地尖銳，而且一個字比一個字高昂起來，從這高昂的聲音里，他能够意識到她已經一躍坐起，也許又要動起手來了。他就一翻身爬起來，憤恨地說：

「你也起來！這也不像回事啦，那有睜開眼睛就連祖宗都搨出來的，他媽的，害反啦呢！」

老太婆披上了衣服，才把煙袋放下：

「可真的，靡想到秀玉這個孩子這麼歪。」

下了地，孫慶財又摸起那根拐棍，老太婆拖着鞋，一邊扣上扣，一邊開了門。

拍——

「大清早晨，你們這又是幹什麼！」

孫殿臣底低調的聲音。接着一陣擊打聲，刁罵聲，吵成了一片。

「我豁出來啦，老孫家反正有你靡我，有我靡你，咱們拚個你死我活，小養漢老婆，你要把我擰出去，

霸佔當家的呀，你可想！……」

「好吧，咱們就拚，看誰拚過誰！」

孫慶財用拐棍狠狠地敲着門。

「他媽的，要找死呵，快開開！大清早晨就他媽打，老孫家害臊人啦呢。」

「快鬆開，爸又過來啦！」

「爹過來算個屁，他能把我怎麼的，你怕他，我可不怕，你去一邊的吧！」

彷彿小老婆把孫殿臣往旁邊一推，又朝大老婆撲過去了，她那尖銳的吵罵聲，沉重的巴掌聲，竟掩沒了門外的敲門聲。

「我是你們老孫家的祖奶奶！」

幫——幫——幫——

孫慶財底全身氣得不住地發抖，使勁在門上踢了幾腳，又把拐棍端平了摔。老太婆也忍耐不住了，把一隻無力的手在門板上敲了幾下，也跟着顫抖着嘴唇說。

「快給我開開，今兒個我非治治這個刁勁不可，混賬王八羔子，你他媽是找死呀！」

「秀玉，你瘋啦，快來開門，殿臣哪。」

孫殿臣才答應一聲下了地，拖拉着鞋光着膀子把門開了；孫慶財底眼睛通紅，一步就闖進屋里去，把拐棍高高地舉起，用力向秀玉底脊背上打下去。

「雜種×的，再讓你歪。」

這一下不偏不斜，正打在秀玉底正中大樑骨上，那女人哎唷一聲，從大老婆底身上滾下來，好像一個瘋子似的，一蹦高從炕上竄起來，就抓住一個枕頭。

「好，打的好，——」

窗外和門外已經圍滿了家里所有的人，探頭探腦的，然而却非常靜肅，在靜肅中，不知誰在小聲地說：

「打的好。」

孫殿臣又害怕又心疼地在父親底身後呆望着，一眼看見秀玉抓起枕頭來，不覺喫了一驚，急忙也一個高竄過去就按住了她底手。

「你躲開！」

秀玉底臉筋脹得多高，想使勁掙脫男人底手，孫殿臣却緊緊地按着；半天，她底力量彷彿使盡，還沒有掙開半點，她底顏色就由紫紅變成了蒼白。她把牙咬了又咬；那迷縫眼却瞪得像杏一般的大，而在那眼睛里，已經有一層淚水開始充溢起來了。

「殿臣，你撒開手，看她要怎麼的！」

「秀玉，你連個老小也騷有，你害想怎麼的。」

老太婆也湊過去抓住秀玉底手，這麼憤怒中帶了一種憐惜和警告的口吻說。

孫慶財當再舉起拐棍的時候，被大老婆給攔住了。他底臉色氣得像鐵一樣的青，下巴和兩隻手仍舊不住地顫抖，眼望秀玉被兩個人按住了老實下去，才把拐棍放下來，使勁瞪了秀玉一眼，站在那里深深地喘氣。

大老婆底眼圈通紅，攔住了父親以後，才含着眼淚披上了衣服，在短短一瞬間的沉默中，她想到二十多年她從到老孫家來，立下的許許多多汗馬功勞；而這二十多年來，慢說是打罵，就連申斥也沒有挨過；如今年紀將老，兒子已經快要成人，反倒受這刁歪女人底欺負和侮辱；而且從表面上，男人就袒護着那小女人，他底心也就不問可知，將來多啗才是個頭呢？她想到這，心里不覺一陣辛酸，那含在眼角里的眼淚竟連串似地下來了。

「大媳婦。」

她喫了一驚。趕快用袖頭擦去了眼淚，才回過頭來望着父親那嚴肅的臉。

「到底又因為什麼鬧哇？」

「反正是——這也用不着說啦，我簡直是她底眼中釘，可是，她不應該撥弄讓孩子他爹把我攆出去，再不然休了不要，我是老孫家二十多年的人啦，……」

他長長嘆一口氣，聲音也有些嘶啞了，她說這些話，祇覺得心里酸苦得很，想再說下去，却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而眼淚又開始從眼角上流下來了。

孫慶財也長長嘆一口氣。

「大姑，我也是你們老孫家底人哪！我可麼撥弄男人，她看不上我，屈頓我呀！這麼的，明兒個讓我走吧，我可受不了啦！……」

秀玉突然放起聲來，像受了委屈似地，鼻涕一把，眼淚一把的，連哭帶嚷；接着頭扎在老太太底懷里，不住撕着剪短了的頭髮，滾過來滾過去，倒把老太太弄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唉！……」

孫慶財底心也亂作了一團，嘆息一聲，又搖了搖頭。有一股冰冷似的力量陡地使他全身一抖，他感到這種無名的空虛和恐懼。好像一座山快要倒坍下來了，他還有力量把它扶住嗎？他默默地挺一挺身板，提起那根拐棍，昏頭漲腦的，連頭也不回一回，就很快地從大兒子底房間里走出去了。

肆

秀玉沒有喫早飯，躺在炕上，蓋着被。頭髮蓬亂得像一團亂糟糟的草，臉讓鼻涕眼淚抹得一條一道，還

不住地抽泣着。三弟妹來喚她喫飯，她也沒有動，說腰疼，肚子疼，腦袋也疼，不住哼哼呀呀地，疼得孫殿臣緊皺眉頭，連班也不想上了。

「秀玉，你總哭啥呀？你別哭啦！……」

「你們都欺負我，老的，小的，就麼有一個看上我的，我上你們老孫家來，是來享福來啦，不是受氣來啦，你莫如把我休了吧！」

孫殿臣往前湊了一湊，握住她底手，他心里覺得空拉拉地，有一股酸漬漬的東西在往上撞，撞得鼻子也發起酸來了。

「你忍耐一點吧，誰看不上你呀，就是別人對你差一點，害有我呢。你別鬧啦，往後想個法子管保護你得勁就得啦！」

她放開抓亂了頭髮的手，把眼睜大了一點，露出一種嬌媚的苦笑，猜忌地說：

「你——你當個啥呀！你管得了老猴子精嗎？我可受不了啦，……」

外面有脚步声，孫殿臣趕快鬆開握住秀玉底手，身子往後退了一退，進來的是大老婆，她底眼圈還紅，好像剛才又哭過似的。他漠然地對她瞥了一個憎惡的眼光，就又把頭掉向在秀玉底臉上。

「我跟爹媽說好啦，讓趙老二套車送我回娘家去住幾天，怎麼樣呢？」

「去吧。」孫殿臣漫不經心地說：「多嚙走哇？」

我想現在就走。」

「也好。」

「你怎麼害不上班哪？」

大老婆望望擺在櫃台上的鐘，這麼關心地問了一聲。然後打開櫃門，整理着東西；孫殿臣始終沒有回答，反而悠閒地摸出一支煙捲來，劃一根火柴點着了抽。

秀玉仍舊低聲啜泣着，一直到大老婆走後，也沒住聲。孫殿臣就在一旁守着，一會給她理一理頭髮，一會給她擦一擦眼淚，一會握着她底手，一會說些安慰寵愛的話，她只是不理；看看鐘，已經快到九點了。突然村上有人來找助理，老爺子在東屋吵着問還沒有上班嗎，他才撒開小老婆底手，悄悄地說：「我得上班去啦。」就躡手躡腳地走出屋去。

孫殿臣走後，她馬上就止住了低泣，擦乾了眼淚。抬起頭來，她覺得頭竟有些發沉，陽光正射着她底臉。往炕頭的陰暗里移動了一下，她閉了眼睛。想到方才自己曾說過「到老孫家來是來享福的」這一句話，她輕輕了地吁一口氣。

本家里扯得亂七八糟的女人，連孩子看見都會啐一口吐沫一躡脚把小指頭點畫着罵賣的。她住到大姑家

來。當大表哥第一次跟她擠眉弄眼的時候，她想到了未來的幸福。雖然他絕非年青力壯的小子們可比，然而他將是老孫家財產的當權人，如果能牢牢實實地抓住他底心，還怕事事不聽她底支配嗎？況且一個快四十多歲的人，才容易拿年青換他底寵愛呢。於是她笑，她讓大表哥抓住她底手，她讓大表哥任意地擺弄。於是她底希望實現了，縱然有大女人在，她想，她可以等於閉口。只是家里有這麼一個老猴精，是不大容易惹的；他可什麼時候完蛋呢？她得怎麼對付他呢？

「大嫂，你倒起來喫點東西呀。」

殿義媳婦懷抱着小青走進來就一屁股坐在她底頭直上像是關心似地這麼尖聲尖氣地說。

她睜開眼睛，故意裝作無力的樣子。

「不喫啦，我覺着渾身難受。」

你可別太懊着哇，懊着出病來可不上算。老爺子誰害麼打過呢，打兩下，就當喫一頓餃子得啦！」

殿義媳婦底眼睛咕嚕嚕地轉了一會，就爬在秀玉底耳旁低低地說，說了又輕輕一笑。

「我可不行，長這麼大，我連一指頭也麼挨過呀。三妹子，我看你可太老實啦，我說吧，越老實是越挨欺負呀。」

她略微低了低頭，秀玉底話很使她感動。

「也不在，一大家子人，成天吵吵鬧鬧的，也不像回事，反正說就說他的唄，不往心里去，就是怎麼的，也算不了啥。」

「老爺子我看對待老三更厲害，年青人，那有一個不貪玩的。回來連打帶罵，連一點父子之情也靡有，害是人家老二有章程呵，搬出去過，該多麼省心呢。」

殿義媳婦抬起頭來，把眼光緊緊定在秀玉底臉上。她想到二嫂一天不用起早貪黑的，自個做自個喫，也就開始羨慕起來。她長長抽一口氣，隨着那氣又長長哼了一聲，臉上，被一團羨慕和感動的顏色籠罩着。

「依我看哪，在一塊過真躋意思，不如大夥分開，誰愛怎麼的就怎麼的，那有多好哇！」

望了望殿義媳婦那羨慕和感動的臉色，秀玉知道她底心已經動搖起來，就更進一步斬釘斷鐵地挑撥着。

「也說的是，可是——」

殿義媳婦又遲疑起來了，她想：分開，誰敢說這句話呢？也許她能，但是能不能，她也不敢說。她對秀玉投了一個希望的眼光，她希望秀玉能給她一個滿意地回答。

「殿義！」

突然老爺子在東屋里這麼大聲地喊，使殿義媳婦喫了一驚，馬上把臉轉向窗口，她看見自己底男人正一步一晃地走進院心來了；這一聲彷彿也使他嚇了一跳，他停住脚步稍微遲疑了一下，才露出一種恐懼的神

色慢吞吞地向上房走過來。

「殿義回來啦？」

她低低地答應一聲，就抱起小青，下了地。她緊張的臉上，突然也被一層恐懼的神色罩住了。

「你怎麼才回來，要能當飯喫，你就別回來啦！忤逆，前兒個揍的你，就一點臉也磨有，我跟你也操不這麼些個心，你給我滾！」

秀玉覺得殿義媳婦悄悄走出去了，她偷偷瞥了一眼，聽得那腳步聲已經走出上房，就坐起來縷一縷頭髮。東屋里的吵鬧和勸慰，她毫無心去聽。找了那根預備好的線繩，她很快地輕輕跳下地來，在門口略微張望了一下，便一直跑到毛房里去。

「往後要是再這麼磨皮磨臉，小心我打斷了你底狗腿。」

她把那線繩搭在上邊的橫木上，打一個結，那結垂在她底眼前，扯了扯，就落得和脖頸一般高了。夏天，毛房里的氣味薰得使她有一點發嘔，她把一隻手捏着鼻，靜靜地站着。她希望有人快進毛房來，因為她並不想死，她是想尋一回死給別人看看的。

約摸有一頓飯的工夫，還沒有一個脚步聲是往毛房這里來的，她可真有點發起急躁來了。躁悶使她底頭在開始發脹，那捏着鼻子的手，也漸漸發起酸來。她剛想解開繩子回到房里去休息一會，却有一個很輕的

脚步從房角傳過來了，她就很快地把脖子伸進那繩套里去。

脚步聲奔向毛房里來，從那秫秸障的縫隙，她迷縫一隻眼看清了走來的是殿全媳婦，就趕快閉了眼，把脚翹了起來。

「哎喲，媽！」殿全媳婦慌慌張張地跑回去嚷：「我大嫂在毛房上吊啦！」

她忍不住睜開眼睛，得意似地微微一笑，就把繩結扯緊了一點。

伍

從解下秀玉，一直到緩醒過來，足足忙亂了有一個鐘頭。這期間殿義跑到村上把殿臣也找回來了，孫慶財已經丟開了那從不釋手的柺棍，老太太也把旱煙袋拋開了，殿義媳婦和殿全媳婦領着大小孩子都忙忙亂亂；左鄰右舍的老太婆媳婦和孩子們也都吵吵嚷嚷地，好像老孫家又辦了一宗喜事一樣。

「哎喲，這是怎麼說的。」

「年青青的，就尋死上吊的，合得上嗎？」

「真是想不開呀。」

眼看秀玉翻了翻眼皮，長長地緩上一口氣來，人們的心才像一塊石頭落了地，這麼開始講究着，也不知

誰在輕輕地嘆息起來了。殿臣坐在秀玉座旁邊，一直低着頭，把眼睛緊緊地釘在她底臉上。他底心彷彿被一根小鐵錘擊盪着，只是在發顫，他底嘴唇發紫，臉色蒼白，呼吸急迫，活像一個得熱病的患者，突然無力地坐起來一樣。那嘆息聲也許是從他底嘴里發出來的。

婉貞一個人始終在東屋里默默地佇立着，好像家里不會發生過這一件事似的，連爬門縫看一眼也沒有。光亮的窗影斜印在鋪席子的炕頭上，她只把眼睛盯望着這金黃色的窗影，雖然西屋鬧得天翻地覆，而她底心却異常的平靜。

小老婆上吊，無非是唬人的够當，她想她是不會真心尋死的。她對她感不到應該憐惜或是焦躁，却感到應該讓人詛咒和憎恨，但是許多老人和年青人都被她欺騙了。家里有這麼一個攪家不賢的女人，這家將要崩潰了，處在這將要崩潰的家庭里，她應該怎樣把持自己呢？

在一個固執而吝嗇的老人面前，她似乎已經失去了再要求念書問題的勇氣，雖然，她覺得不繼續念書，她是絲毫沒有希望的，她想縱然她是一個女人，但是爲了自已底前途和幸福，特別是要從這將要崩潰了的家庭里掙扎出去，她是極端需要念書的，這樣，在沉獄中，她越發堅固了念書的意志，既使父親會對她發怒，她也預備要找一個機會作再一次的要求了。

於是她臉上掛了一層興奮和堅決的顏色。然而再一次想到這家庭將要頹敗了的時候，心里也不禁掠上了

一種沉悶的感情。而心里一沉悶，她覺得西屋里的嘈雜也越發劇烈起來了，她就悄悄地走出上房去。

「婉貞。」

東牆外，二哥殿英那熟習的聲音在輕輕地招呼着她，她掉過頭，二哥那滿臉泥垢而含着酒氣的面孔正掛在東牆的額吊了的缺口上。

「是上吊啦嗎？」

她走過去點點頭。二哥像是帶了一種愉快的神色，把手緊緊扳住牆頭，悄悄地問：

「怎麼樣呵？」

「我看是不要緊的。」

婉貞稍微抬起臉來仰望着那晴藍色的天空這麼淡淡地回答着。對於二哥這麼一個不能勞動的年青人，她只是覺得他和生長在肚子里的蛔蟲一樣，使人會有無限的厭煩和憎恨。說過這話，她對二哥不覺瞥了一個輕蔑的眼光，就默默地走開了。

「讓她老老實實地睡一覺吧。」

圍在窗外的人們還在探頭探腦地向屋里張望着，不知誰這麼一說，這些人才陸續地散開，等走出大門外，便又開始議論起來；屋里的老的老的也接着走出上房來，她們底臉上，似乎還帶着一種懸念的顏色。

「婉貞，你怎麼也不進屋去看看。」

殿義媳婦一眼瞧見站在大門口的婉貞，覺得她對於秀玉不應該這樣過於漠視，就忍不住這麼帶了一種指問的口吻說。

「屋里人太多，我心里悶的慌，我剛出來。」

三嫂和小老婆是一個鼻窟窿出氣的，她那一說話就一撇的嘴，讓她一看見就會討起厭來，不過她可不能跟她頂嘴。這些人。她知道是必須敬而遠之的。既使這樣，也常常搬弄是非，倘不，就更難說她們會怎樣了。

當然，這些都是切身的迫脅，爲了避禦這些迫脅的痛苦，她想除掉了念書使自己能够獨立起來以外，是沒有其他的方法的。

「你也應該去看一看。」

「是。」

她淡然望了三嫂一眼，就掉開頭把眼光投在碧綠的莊稼地里。等再回過頭來，院心里靜悄悄地，連往常喜歡在院子里作種種玩耍的孩子們都一個也沒有了，她深深吁一口氣，才轉過身預備回到上屋里去。

「你爹在家嗎？」

她回過頭，進來的是張永富。一個平素跟家里比較有串換的小舖掌櫃的，一臉淺白麻子，有三十來歲的滑頭滑腦的傢伙。

「在家呢。」

張永富好像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聽說在家，就一直走進上房里去了，婉貞對他投了一個懷疑的眼光，就默默地跟在他底身後。

「靡有哇，我靡讓他去借呀，這個小子又他媽撒謊！」

父親顯然又震怒了。這一定又是關於四哥底事情。她靠在門板上站下來。

「我也知道老四說話有時候就有點靠不住，所以我可靡敢給他拿。」

「他說要借多少錢哪？」

「兩塊錢，說不是買噏，不够啦！」

婉貞底心里不禁開始痛恨起來了，張永富真是一個可卑鄙的人，才為兩塊錢，既然沒有借給，何必跑來告什麼舌呢。她想，四哥縱然慣作這些撒謊的够當，也是家里這種種情形所釀成的，他還年青，他眼看別人隨隨便便地花錢，當然自己也想弄幾個用用，然而父親並不給。——他已經挨過多少次打和罵了，他沒有改，他也許不會改的。

「往後再去，就不用理他。」

張永富走了，一搖一擺的，望着他那肥胖的身影，婉貞禁不住輕輕啞了一口，轉過頭來，恰好跟大哥撞了一個正面。

「你辦事，照顧你大嫂呀。」

婉貞不禁對他瞥了一個譏笑的眼光，她想她一定不會死的。但是看見大哥那滿含着擔心和希望的神色，她沒有說這一句話。

「睡啦嗎？」

「睡啦，我要上班去啦！」

殿臣一邊說，忍不住又回過頭去望了一眼，雖然他什麼也望不見。屋里靜靜地連一點聲音也沒有，他底心也很平靜，說過這話，他就輕輕地走出去了。

陸

雖然太陽落了，窗戶開着，坐在屋里，却也是一個勁地出汗。孫慶財把小白布衫的紐扣解開，搖着他那使過十幾年的大蒲扇，也解不過氣悶來。他踱到房外去，外面彷彿還不如屋里陰涼，於是再走進屋子，已

經把他累得快喘不上氣來了。

「嚇，這麼熱！」

老太太含着煙袋，炕許是燒得太熱了，貼在炕邊上坐着還有一點烤臉；她把袖子挽得高高的，支楞着腿，臉上也油汪汪地淌下許多汗來，抽一口煙，就用力地喘一大口氣。

「可不是，連一點風也靡有，要悶死啦！」

孫慶財坐在那條板凳上，脊梁靠着糊紙的土牆，不住的搖着扇，他沒有再說話，好像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從開着的窗，望着大門，門外有一陣亂雜的脚步聲，下地的伙計們都抗着鋤頭回來了，殿全在最後面走，不知和誰悄悄地說話，一看見殿全，他就想到頭响張永富來告訴過的事情，他站起來。

「殿全。」

殿全出了一身臭汗，一進屋，氣味有點薰人。他底臉和胸脯被太陽晒得黑黑的，散着懷，光着腿，腿上讓汗水和泥土抹得一條一道的，穿一雙襪鞋。他走進來，手里還拿着握了一天的鋤桿，站在父親底面前，楞楞地對他投了一個懷疑的眼光。

「誰讓你上老張家小舖去借錢來的？」

「我麼去呀。」

殿全恐懼地囁嚅地說。他紫黑的臉膛越發張得紅起來了，嘴唇在輕輕地顫着。

「你擰嘴，他媽的，你靡去張永富就會來告訴我啦！賊皮子。」

孫慶財底臉色也漲得通紅，眼睛瞪得圓圓的，這麼大聲地嚴厲地說。於是臉上身上有許多汗珠流出來了，他覺得頭有點發暈，懶得動，只把那大蒲扇緊緊地搖着。

殿全才不敢再分辯，他臉越紅，汗越多起來了，掉開頭，把破袖子在臉上擦了一下，他覺得心在急劇地跳着。

「往後，你要再跑出去撒謊扯蛋，小心我扒你底皮，你提防着。」

婉貞深深喘一口氣。望着殿全那不安的臉，雖然她對四哥從來就厭煩而輕蔑着，但是今天她却覺得四哥是很可憐的了。

殿全悄悄地退出去了，孫慶財望着他底身影消逝在門外以後，突然輕輕打了一個咳聲。老太太放下煙袋，吐一口吐沫，也跟着長長地吓了一口氣嘆息着說：

「連一個有出息的也靡有，可怎麼好！」

父親却慢慢閉上眼睛，又沈重地嘆息了一聲。婉貞底心里也開始不安起來了，望着母親，母親那一重重皺紋的臉上，已經掛上一層憂鬱的顏色來，她知道，母親一定是很悲哀的。

「你去呀！」

秀玉底尖際門突然從西屋響過來，把三個人給驚住了。孫慶財睜開眼睛，臉上立刻顯出一副憎惡的顏色，就憤恨地向西屋投了一個卑視的眼光。

「我不去。」

「你不去，我去！」秀玉從炕上站起來的聲音，接着朝着窗口又大聲地喊：「三妹子，四妹子，你們也都來！」

殿義媳婦在下屋里答應一聲，就接着又喊了一聲，「四妹子。」秀玉已經披散着頭髮，拖着鞋，像一個瘋婦似的闖進來了。她身後，殿臣一張蒼白的臉，在門口遲疑地張望了一眼，才輕輕走進來。

「什麼事呀？」

「也麼什麼大不了的。」

秀玉一屁股坐在炕邊上撇了撇嘴說。殿臣偷偷望他一眼，懼怯地又望了望父親那喫驚的嚴肅的面孔，就垂下頭。門外有一陣脚步聲，殿義媳婦抱着小青和殿全媳婦也一歪一擰地走進來了。她們身後，是剛睡醒的殿義。

孫慶財底鬍鬚在輕輕牽動着，臉上被一團驚異的神色完全罩住了。他放下蒲扇：

「到底是什麼事呀？都來啦！」

「想跟爹商量商量，」秀玉底臉突然發起紅來，這麼稍微遲頓了一下：「在一塊過，成天家也當不住打架，我想，不如都分開過好，分開過，誰愛怎麼的就怎麼的，也省心。」

大家都深深地望了她一眼。殿義媳婦和殿全媳婦底沉悶的臉上突然掛上了一層興奮的顏色，接着就把那帶希望的眼光投在父親底臉上。

孫慶財底眼睛瞪得像一對牛眼，臉上底肉開始在顫動着，嘴唇也在發抖，額角上有許多汗珠淌下來了。這話好像是有人把一把刀緊緊的迫在他底脖頸上問他要全部家產一樣；他底心冷丁哆嗦一下，就崩崩地跳動起來。望着那刁潑的女人底臉，他實在不能忍耐住這內心的憤怒了，他把桌角用力一拍。

「怎麼的，要分開！你算個什麼東西，你越來害越勝臉啦呢，怕打架，你給我滾！」

秀玉好像不大在乎老人底話，一點也沒有喫驚或是害怕的樣子，她底臉色反而連紅也不紅了，她那一張扁龐龐的嘴角上，正蘊藏着一種驕傲的微笑。

「我滾，我往哪兒滾哪，我可不能不算是老孫家人吧？我也不是懶以求食，你攔，也攔不動，我想分開過，你也得分開過！」

「放屁，小養漢老婆，你想把我這家給攪個七零八散哪！」

孫慶財底眼睛開始發紅，全身都在抖動着，這麼連連拍着桌角痛恨地說。老太太長長吁了一口氣，用關心的憂怨的眼光使勁瞪了秀玉一眼，又拉起她那長聲來。

「秀玉，你怎麼連一點好歹也不知道，分開過你就享福啦，來一塊過，也用不着你洗，用不着你做，害不知足嗎？」

秀玉好像沒有聽見她說話，連看都沒有看她一眼。就是對於父親底憤怒，她也毫不在乎。她把屁股往後偎了一偎，又撇一撇嘴。

「我是小老婆，可不犯私吧，是你們老孫家花錢娶來的。我不願意在一塊過麼，這也算不上攪，分開過，省得誰來誰眼皮底下，一看見就別扭；況且也不是我一個人願意分開，你問問，殿義媳婦，殿全媳婦誰不樂意！」

殿義媳婦和殿全媳婦底臉都稍微一紅，就一同低下頭，輕輕點了一點。

這使孫慶財心里底憤怒越發激昂起來了，他底嘴唇却只是在發抖，他知道這一定是秀玉挑撥她們的，這家是不能不分開了，雖然他還活着，他縱然再嚴厲一些也不會有什麼用了；他後悔不該把這麼一個潑刺的女人給兒子娶進家來，把平靜的家給攪鬧得快要七零八散了，他憎恨這些不能管轄女人的兒子，反而讓媳婦這麼刁咬地撥弄着，讓這家輕易地敗潰下去；他心裡的悲哀和痛恨也就越發增大起來，他覺得頭在發

心里不住的哆嗦，於是一下子就頹然地倒靠在泥牆上，臉色蒼白，全身都顫動起來了。

「好，你們走吧，你們都給我走，我不是那一輩子做了缺德事啦，一個好王八蛋也麼有，我麼有你們，我麼有兒子，我什麼也麼有啦，我什麼也不要啦，你們滾吧，就給我滾！」

老太太在嘆氣。殿臣殿義和殿全都把頭掉向在窗外，凝視着那寂寞的薄暗下來的淡藍色的天空，心在緊劇地跳動。婉貞望着父親那像是嚙語着的臉，不知怎麼，眼睛突然濕潤起來了。

「房子地怎麼分法呢？」

「我害活着哪，有能耐自己過去吧，要分，等我死啦再說。」

「啥也麼有，那怎麼過呀？」殿義媳婦仰起臉來問。

「可不是我攛你們吧，殿英怎麼過來的。」

孫慶財又使勁拍一下桌角，想極力忍耐住他心里的悲哀，但是他眼睛里面已經被一層酸溜溜的眼淚充溢起來了。於是他低下頭，用手偷偷去擦眼睛。不過一低下頭，那眼淚却已經淌到嘴邊上來了。

梁

假如有一個兒子能够稍微體諒一點父母底心，也不至於像一群啞吧似的，連一句話也不說吧。眼看這家

已經快要敗潰下去了，好像一道江堤完全破潰了一樣，一個人底力量是不能夠堵塞住那奔騰的洪水的。

孫慶財驕下有一點多鐘，翻過來掉過去的只是不能睡。心里就好像眼看着破潰了江堤的洪水將要完全淹沒了他底田地房和屋一樣，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哀和焦躁在苦痛着。他翻一個身，就嘆一口氣，這樣工夫越多，他心里也越發沉悶得利害起來這沉悶，彷彿有一塊沉重的大石緊緊壓在他底胸口上，漸漸快要使他喘不上氣來了。

「你老這麼咳聲嘆氣的有啥用呵！」

老太太裝上煙，點着火抽了一口，又這麼關心而懇切地安慰着。

「你說，心里能不發屈嗎？咱們，都六十多歲啦，咳！……」

他深深地打了一個咳聲，就不再接着說下去了。想到六十多歲的人，一生辛辛苦苦創下這份家業養活這些兒女到應該享幾天清福的時候，反而受着兒子媳婦們的擯棄和迫脅，實在使人太傷心太可憎恨了。雖然傷心憎恨毫無所用，但是誰又能夠忍耐下這一口氣呢。

「反正攤上啦，也魔法。」

「不是哪輩子做了孽啦！」

孫慶財嘆息着說，睜開眼睛，明亮的月光正映照在他底臉上。上半閃窗戶開着，有輕微的涼快的夜風抬

了抬頭，婉貞還在地下點着油燈看書，燈火在微微地顫動着，那燈光彷彿還不如這月光月亮似的，他覺得有些花眼，就又懶懶地閉了眼睛。而如果是往天，他又該限制婉貞點燈催促她上炕睡了，但是今夜，他難過得很，連話也不願意多說一句。

「得啦，你睡吧，再熬着個好歹的，可怎麼辦。」

他嘆一口氣。

大孫子小貴又打起沉重的鼾聲來了，她輕輕望了他一眼，然後抬起頭來對婉貞說：

「你害看書哇，上炕睡吧！」

「我再看一會。」

「看什麼哪，都十啦點啦，太晚，早晨又起不來，早點睡也省着點燈熬油的，油這麼艱貴。」

婉貞闔上書本，把燈熄滅了。月光很明亮，坐在母親底身旁，連母親底臉色也能清清楚楚地辨別出來，母親雖然在勸慰着父親，然而母親那一重重皺紋的臉上，却也和父親同樣含蘊着一種悲戚的感情。

小老婆和三嫂四嫂串通一氣這麼一鬧，這家勢逼是不能不分開了，當然大哥搬出去過是不會發生問題的，三哥和四哥可指望什麼呢。但是據方才的情勢上看，父親已經堅決地表示他們非搬出去不行，看樣子三哥四哥也一定要搬出去了。這麼家弄得五零七散，父親底精神已經苦痛頹廢到極點，恐怕繼續念書是更

沒有希望了吧。他用力地想，原來堅持着非繼續念書不可，固然是爲了自己底前途和幸福，一方面也不能說不是想增大了自己底力量預備從這將要破潰的家庭掙扎出去呵，如今，念書還沒有一點現實的希望，這家却已經像火山爆發一樣地終於崩潰了，處在這倒坍了的家庭里，她還能夠有什麼希望呢。她底心開始憂鬱而痛苦起來了，她楞楞地對着那明亮的月光坐着，不知怎麼突然深深地長嘆了一聲，就一頭倒下去了。

「你怎麼的啦？」

母親驚異地問。這是第一次，她從來沒有這麼嘆息過，連她自己也不禁驚異起來了，而且她怎麼回答母親呢，她眼睛里却被一層淚水充盈着，她想遮蓋住臉。但是母親也許借着那明亮的月光看見她這發亮的眼淚了，她又那麼急切地關心地重複地問：

「你怎麼害哭啦！」

她就很快地扯住被角擦去了掛在眼簾里的眼淚。母親那藏在暗影里的臉使她也能够很清楚看見那滿含着關心的神色正對她射着兩道慈愛而懇切的眼光，這眼光，使她在深深地感動着；於是她笑了，她含着
一種酸苦地笑了。

「靡怎麼的，我想家里弄得快要七零八散啦，我底書恐怕更不能念了，我心里怪難受的。」

「這也靡法呀！」

孫慶財突然翻一個身，睜開眼睛。

「婉貞，你一定害要去念書嗎？」

父親已經沉默好久，似乎睡了，他這麼突然一問，使婉貞不禁暗暗喫了一驚。但是父親說話的聲音却出乎意料的溫和而懇切，當然他並不會發怒。她把眼光投在父親底臉上，父親似乎連一點悲傷的顏色也沒有，反而異常安祥地親切地在對她凝視着。而對於父親這性格的突變，也不禁使她暗暗詫異起來。

「我想害接續着念。」

「好，你去念吧，好好地念，我一定攻你。」

父親果決地說，這話使婉貞底心却崩崩地跳動起來了，她覺得臉在發熱。一種又驚又喜的感情在她底胸腔里燃燒，把全身都熱得沁出許多汗水來了，她就一躍地坐起來興奮地叮問着。

「爹，真的嗎？」

「我能跟你撒謊嗎。」

父親十分真摯地說，他底心也正是這樣，因為他被婉貞那種熱烈的懇切的念書慾望深深地感動了。想到兒子們底愚蠢和卑劣，媳婦們底刁潑和攪鬧，把一個完整的家庭終於弄得四分五裂，這雖然可悲；但是他無法挽救了，既使挽救，也不會永遠相容在一起的。不能相容真的不如趕快分開來得省心，這樣，他覺

得自己也就不應該再苦惱再悲哀下去了。看到婉貞那種對於讀書的勤勉，聽到她那種爲讀書而失望的悲傷，他心里突然覺悟起來，他想這些兒子還不如一個女兒，家已經弄得五零七散，要這些財產和金錢又有什麼用呢。如果攻她去念書，她將來也許比兒子有用，況且念書究竟能花多少錢呢，於是他這麼決定了，他心里也就被一種希望開始佔據着。

這一夜，婉貞被一種興奮激動得幾乎不會闔眼，望着那從窗口透進來的明月的光輝，她好像從一個黑暗的世界突然又接觸了光明一樣，全身都有一種異常熨貼和舒適的感覺，使她不時不知不覺就會偷偷地笑起來，直到月亮已經低沉下去，她才朦朦朧朧地在微笑中睡過去了。

傳屍病患者

但

娣

結核菌侵進了人們的身體，它便開始在人們的身上繁殖起來它的毒素；使人們的細胞凝結而死亡了，這種細胞的死亡逐漸的行成了大塊的死亡之組織……；於是人們的肺子便變成了乾酪，變成了巢穴，開始潰瘍，血管破裂了，於是病患者便大量地咯起血來……；使患者漸々地走入了墳墓……；毀滅了……；一生便完結了。

×

×

×

許多年前，在荒漠的×縣城東邊一塊地帶，建築起來了一座為窮人們治療的赤十字醫院，那真是有救於一些沒錢的有病的受難者們的好事。然而戰爭開始了，那些傳教師們和那些醫生們便都遷移到印度去了。留下一片空房間。但是那醫院仍然的由着一些愛人類善心的×縣城的人們，繼續了那救人類的工作，他們

繼續的診療×縣城的所有的不幸的病患者們了

一九四二年，我病了。於是我便住在那座赤十字醫院的最低價的三等病室了。在那大房間裡，我們混同的住了七個這樣為結核菌而苦痛的病患者們。

那大房間裡，一共有三十個病床，白色的牆壁懸掛着幾副善慈的基督施藥與病者們的宗教畫，靠我們病床的那屏牆壁，貼着一張體溫表和一張時間表。黑色的大字，寫着我們這些病者們的一天行事：

上午	
六時半	早餐
七時	檢查體溫
八時—九時	驗病及治療
十時半至十一時半	靜息
下午	
一時—二時	消遣
二時—四時	靜息
四時	檢查體溫
五時—六時	晚飯
七時—八時	消遣
八時	就寢

其外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的房間充滿了憂鬱的氣味，是的，無論是誰得到了這致命的傳屍病症，都會感到一種生的憂鬱的……。病了的人們好像一隻狗似的倒在床上，期望着一些安慰，但是有什麼可安慰我們的呢？我們宛如住在水晶宮中一樣，靜々地和世界隔絕了……。

我整天的依着窗子，望着窗外，在那裡瞧着。但是我不能瞧見什麼呢，僅僅是一些悲慘，一些呻吟的苦痛的病患者被抬進來了；有一部分幸運者被醫好了，又出了院，但另外一部分便死了。也許在清晨，也許在黃昏，死者便從這裡抬出去火葬了……。

X

X

X

肺病患者們是需要嚴格的靜息的，所以我們都閉着口，默々的不說一句話。這靜默使我感到了一種無可耐何的寂寞。我是那麼渴望聽々人講話，聽々音樂。我渴望着能刺激我的一些東西。但什麼也沒有，我被囚在這病床上，一切都隔絕了……。

一天，我們都在靜々の躺着，我們爲了太寂寞，我們便狗一樣的靈敏了我們的聽覺。我們都聽見了有人踏響了那通道。

「你聽有人從甬道走來了！」

於是我們這七個憂鬱的病患者便高興起來，將我們的眼睛都注視那扉綠色的門，等待誰來敲我們的門

了。

果然我們的那扇綠色的門被推開了。睡在門旁的一隻黑貓被驚跑了。

一個神經質的羸瘦的青年，穿了一身青色的學生制服，有些襤褸而且不合身。一位沉默的女看護扶着他走進來了。

生活太枯燥的原故，因此一點點的變換便會帶給我們一些生的溫暖和生的興奮。我開始獲到了一點安慰，我不轉眼的用着孩子的天真的眼睛瞧着這位新病患者了。

他住在我的臨床上。

「先生！你覺得怎樣？」看護問。

「我的肺部有些濕羅的痛！」

x

x

x

他的一身窮破，那貧寒苦折的樣子却誘惑了我。我不知道爲什麼對於我們這些窮苦的人們，總是要發生一點感情，一點關切的和崇敬的同情的反感。

「你貴姓？」我問。

「姓范。」

「家在那兒？」我問。

「沒有家。」

我從他的服裝和他那臉上的嚴肅的靈智的樣子，我便知道他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了。

「在那裡讀書？」我問

「北大，地學系。」

「我也是一個學地理的！」

他用了一雙熱情的眼睛望着我，我彷彿是爲了同行而感到了一點更密切的相通一樣，許久他說什麼研究起來都够有趣。

但是他的聲音是那樣的氣悶，他的面頰赤熱，在他那智慧的沈默的臉上出了一些盜汗。

「這裡氣悶極了！」他說。

「你覺得胸部悶痛嗎？」我問

「是的，胸悶痛，週身虛懶，疲乏，我的肩背部都覺得酸……」

那一夜，我睡得十分不安靜，時々の給他的夢語而驚醒。

「一隻沒靈魂的狗，又愚蠢，又卑賤……」

他罵誰呢，他一定是被侮辱，被損害的一個了。

「有什麼呢，死……」

他的語音焦燥而含混，我知道他也是有着深沈痛苦的一個青年了！

x

x

x

次日六時，我們都起了床，他也醒了，他的臉更憔悴了。不時的乾咳着，臉紅燒起來。

早餐每人一碗高粱米粥，一塊豆腐，一塊黃瓜。

范先吃掉了那塊黃瓜，就不再吃了。

本來我們這些中結核毒素的人們，全體的肌肉都給那細菌侵蝕，結核毒素傷毀了我們的消化官能，我們體內的脂肪便逐漸的消失了，因此我們的肌肉爲之而枯消，羸瘦起來……我們應該吃些多量的蛋白質，和脂肪質的肉類，牛乳蛋類等……但是我們這三等的羸瘦貧窮的病患者們，是不能那樣的講求了。因此三等病室的傳屍病患者該是最羸瘦，最蒼白，現出一副最可怕的臉像的人們了。

x

x

x

范，他閉着眼睛喘息着，氣有些急促，嘴唇有些發紫，虛弱使他難以支持，我們真的怕他是急性結核肺

大葉炎了。

爲了實行衛生呼吸療法，因此門窗都洞開着，讓新鮮的空氣在那裡流動着。

我們這些爲中結核毒而枯消的身子都藏在那病被單裡，我們真瘦得可憐，彷彿一把骨屍似的只剩一個大的骨體似的頭顱躺在病床上。

我們這些病患者唯一的生之盼望便是大夫的驗病和治療了。我們都把眼睛不時的凝視着那面牆壁，牆壁上的那隻掛鐘了。

范的體溫到了法倫表的九十三度。

他常々の向護士們要一些水，濕潤他的喉部，因爲他咳嗽太多的緣故，他出了許多的盜汗。

我們終於把時間盼來了。時鐘孤獨的，靜々の敲了八下。

我們這些憂鬱的病患者們都需要大夫來，向他求救一樣的等待他來。

不久，我們便聽見大夫踏着通道走來了。

我們的這間混合病室只有在驗病的時候，是充滿了生的溫暖的氣息。我們像得到了陽光的鳥兒一樣的快活起來。

大夫照例的是從北床驗起，向西轉來，驗到我的病床來了。他輕々の用診病器聽了聽我的肺部。

「怎麼樣？你覺得？」

「還是痰太多，大夫，給我點益母體吃吧！」

「也好，吃點益母體吧！」

隨後便轉至我臨床的新病患者的范了。

大夫又用大力顯微鏡檢查了一下他的痰，知道他是急性的肺結核了……。

②

頭七天，范他一直是躺在床上的。新入院的肺病者全是這樣。

那沉默的女看護不時的用着她那星々一般閃爍的眼睛瞧着范。

「這小子頭戀愛着范了！」一個病患者這樣講了。當那沉默的孩子走出去的時候，我們便談論起來范的

幸運了。

「不要胡說，我是不能戀愛的！」范總是板着臉孔辯別着。

但在沉悶如死一般的患者們的生活，是需要一件喜劇發生的。彷彿我們期望那是一件事實了。我們認真的講着……這件事引起了我們許多興味，彷彿添滿了些我們的空虛……。

x

x

x

一天我和偏側肺病者阿禿和骨癆兼慢性肺病者盲人到河岸沙丘上去施行日光浴了，爲着我們想增加血色蛋白，增加血白細胞嗜食細菌的能力，爲了解痛，使傷處成乾結癩的緣故，我們便常常的作這種日光浴的治療了。

我靜々地望着那掀起波浪的藍色的河，風吹撫着我的頭髮。我感到了一種平靜……。

那骨癆的慢性肺病患者，正用盲人打字器在一些硬紙上打着字眼，他正給他的老師寫信告訴他的老師他的病狀。

「你怎麼樣？」

「不好！頭暈得發昏！」

忽然身旁的阿禿推了我一下說：

「你看，來了一對野鴛鴦！」

「什麼，你說什麼」我從心裡討厭他這愚蠢下等的字眼。

我望過去，我看見了范和那女看護他們從靜々の河岸走來。經過了那清潤的一片綠意染遍了的河岸密林和曠野走來了。

范因爲是急性肺癆，怕使肺炎腫，血管充漲的緣故，因此范便在密林的盡端的一棵樟樹下坐下了。

我們全是匍伏在砂丘上的，因此范並沒有注意到我們，而他們的坐位恰好離我們很近。我們足以能很清楚的聽到和看到他們的一切。

阿禿和我緊緊的把臉壓在砂石上，我們把頭側着是偷聽些什麼秘密，不，那時彷彿我不是爲了要作那麼不道德的事，而是爲了關心他們而有了那種舉動的。

他們首先談起了那條河水，談起來關於河岸的故事，談起密林，談起來童年，便又談起了他們的身世來了。

范說：

「一年以前的今天，我在清晨給爸爸燒了紙，兩年以前的今天便是爸爸慘死的日子！人生啊！遙遠的夢境。」

他又接着說：

「我那麼恨我的父親，父親吸大煙，胡鬧，拋棄了我們。母親完全是一個被棄的，被侮辱的一個，因此母親把我扔給外祖母，母親便去作了奴隸。！你不覺得恥辱嗎？和一個奴隸之子要好？」

「你不要說那話，我的父親也一樣，是用血換飯吃的。」

范又說下去：

「我的母親一直作了二十年女奴，現在還是。我不敢去看母親。我一看見母親給人們支使的情景，我母親到無限恥辱的苦痛，我恨我的父親恨極了。父親放浪够了回來了，他吸着更深的大煙。還帶來一個走念的孩子回來了，我正在北大讀書。（是的從小時候我便是一個極苦的孩子，沒進過小學，在平民了二感難幾天，後來便自修，沒念過初中，高中便是官費，北大也是官費。因此救了我這窮孩子）。父了親來父。正是一個秋天。我的棉袍便都給了父親，父親穿了兩天便把它都賣掉了。每天有些三不四的破爛恥學進我們的房屋。不久我們的屋子什麼都賣掉了。連我讀書的桌子也賣掉了。我和父親便從此反抗起來，看親要殺掉我。」

「沒有一點生路，父親便做了黃包夫，我真不忍看父親那樣子，一個嗎啡的黃包夫的父親帶給我許多把辱和損害，因此我沉默的墮在不幸的生活中，我整天吃着什麼，你知道嗎？在那個時代，很容易吃到些回的，但我還是每天吃着雜貨米粥。我的肚子往々是餓着的：慘極了。」

他咳嗽了一陣，又說：

「兩年前，我正在琴室裡彈琴，便有人找我，我走出校門，原來一個警察他向我說：

「范達生是你的父親嗎？」

我不知道到爲什麼，在那時一聽到了父親的名子，我便感到了一種刺心的痛苦，我的臉又好便紅商校又

頭俯着，我承認了那是我的父親。我問他有什麼事，他告訴我：「你的父親出了一點事，需要你到西單去一會。」我隨他走出了校門。他才告訴我，我的父親死在西單了。慘極了，父親死在熱鬧場所，身上蓋着一面蓆子，旁邊便是他整日拉的黃包車。當天我沒有辦法，沒有錢把父親裝到棺材裡去。那夜我便在街上守着父親的屍體過了一夜。我又害怕，又孤獨無救，母親那時還在遼々的青島。我怕天落雨，濡濕了我死的父親：唉！真慘透了……」

那女孩子的眼睛從不離開他，看着他的嘴唇。而且眼淚停在她的眼中。突然的她捉住了他的手說：

「范！你太不幸了！」又說：

「范！你知道我嗎？我也是一個不幸的孩子，不過我向來不訴說我的不幸，有什麼可說的呢，如果了解的話，那是一件輕鬆，但不了解的話，對人講自己痛苦將是一個最大的恥辱……」

「是的！」

「范！更苦痛的是被侮辱，被損害的生。」

范被他的話而感動了，他用了熱情的眼睛望了望他激動的說：

「對了！我們應該！努力：顯達：進展：復仇：……。」

如是她們都又面向了那閃發亮的河水，靜默起來：女孩子依然向遠方望着，似有所思的不轉動她的眼睛

「你想什麼呢？」

「我想一個勇敢，一個逍遙的跋涉……」

「這是什麼意見呢？是想離開這裡了嗎？」

那女孩子轉過頭來，點了點頭說：

「我希望你好々の養病，健康起來，也離開這這片死寂的草原，我明天的車，所以今天來見你！」

范若有所失的沉默了許久，悲哀的談：

「祝福你！」

天色已經十分的晚了，我便離開了那塊沙濱，但是他們還留在那裡談着，夜色朦朧了一切……。

x

x

x

自從那天起，那女孩子就不再從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了，范現於孤獨的狀態，我們這些病患者也感到了一種寂寞，彷彿失掉了什麼，我們將要尋到它一樣，在我們感情上彷彿都有了不可醫治的渴望的寂寞與空虛……。

x

x

x

到秋天，落葉的時候，范的病勢忽然沉重了，他常常向大夫說：

傳屍病患者

「大夫！我這裡面痛，一定是肺子爛了！」

「你應當安靜些！你有什麼掛慮的事嗎？」

「我想我的故鄉，我的母親！」

他虛喘的出了許多盜汗，手足有些胖腫了。因此在那天大夫又給他施實了人工氣胸手術治療。

「把人工氣胸箱和胸針拿來！」一個大夫向看護說。

於是那看護拿來了。但又忘掉了碘酒和麻藥。於是他又去取碘酒和麻藥。一切都準備好了。於是大夫向范說：

「把胳膊抬起來！」

范很吃力地拾起來他的胳膊，他閉上了双眼，靜待着醫生給他行一切的手術。那位大夫在他的腋下先用碘酒搽了搽，便注射了Nov的麻藥。氣箱上的水表的負壓力到了3cm時便開始給他向胸內注氣了。注射完了醫師向他說：

「你感到怎樣？」

「有些疼痛：他說」

在他的臉上顯出異常沉痛，苦澁，悶漲的樣子。

我們全是一樣，結核菌，在我們體內生長繁殖……而殺菌素在我們的體內撲殺，使那些死掉的細胞復活起來，於是我們便感到痛苦了。

③

肺病患者，是需要靜養的，但是我們的多感的范被一個慾念，一個鐵火般的意志而使他焦躁。他常和我說：

「石！我真怕我不等邁向我的前程，我便死掉了，這可怕的疾病，將要永遠的使我墮落嗎！石：這不景氣的病日子，死去的也好！」

「范！你要健康，你非克制你的感情不可，你應該遠觀些，你應該冷靜！」我向他說。

「我知道，我彷彿什麼都懂！而且比自己更應該想到的是我有一些責任。我應該堅強的活下去。然而我的肺異常的疼，這尖銳的感覺，使我全身發熱，而顫慄。人家都有健康，我也需要人性中的一切……啊！如今我知道健康是生的唯一的武器，病了什麼都完了！」

我們是那樣的期待着我們健康起來，但是我們的身中的結核菌是不盡的在繁殖……。我們只有後悔我們起初沒有醫治，是的，我們這些人也全都不把病放在心上，其實我們也無力量來顧及我們的病……。但是待我

們想醫治了，而是我們再也沒力量支持重病在床上的時候，於是我們才帶着要死去的病來至這不十分講求的窮人病院裡來了。

x

x

x

范一天比一天沈重了。他那沈重的呻吟使我們另外的七個病患者却感到了一種哀傷，我們都是些無人照顧，而貧窮的患者，因此我們的悲哀宛如深淵的潭水，只要是一般淺薄的鐘聲，也會使我們悲傷起來。

我悄悄的尋問護士。

「范的病怎樣？」

「怕不行了！」

「怕不行了，這話是真的嗎？我問的是范！」

「是的昨晚大夫看了之後便發起愁來。」

這死的消息，使我恐怖而感到寒冷，我凝視着范，他閉着眼睛喘息着，那羸瘦的樣子使人傷心。

我們這七個，都宛如被死神捕掠着一樣，都感到了一種陰鬱……。

因為范病重了，大夫便來了。

范蒼白的無力的向大夫說：

「大夫！我要看我的母親！」

「是的已經打電報去了！你靜々の養着。不要害怕！沒有危險的，靜々の養着吧！」

他又大量的咯了許多血。於是他閉上了眼睛，彷彿是死了一樣。許多時間才又睜開了眼睛，用着淒涼的低聲向大夫說：

「大夫快給我打一針強精藥針，叫我多挺一些時間。我等着看我的母親：。」

「不要怕！靜々の！不要焦慮！」

「大夫！我知道，我不會好了！我只希望看我的母親。快給我打一針強精針：」

大夫服從了他，給他注射了一針。隨後把看護叫了出去，他們在門外低々地說了許多時間話。又轉了回來。

×

×

×

夜晚的時候，看護便和范說：

「這房間太亂，你須要安靜的修養，一會搬到二號病室的單房裡去吧！」

他快和我們隔絕了，我們便知道他的死已判決了……。

很快的范便被抬出了這混同的病室了，我怕激動他，我沒有流眼淚，但他用了含淚的無光的眼睛望了

我們，他的病床便被抬出去了……。

那一夜，我們像被損害者一樣，像被命運擯棄者一樣。悲哀的陰影使我們更感到了黑暗，我們沈默着，沈默得一聲不響……。

我沒有睡，靜々の坐了起來，面向着窗子，把頭伸向窗外，我凝視着那第二號病室。但我看見什麼呢？那裡只是靜々の，窗子靜々の開着，燃着一隻暗淡的燈……。

x

x

x

悲哀和掛慮使我的熱度增高，發起燒來，又喀些鮮紅的血，於是我再不能坐起來了。
我不時的向護士們問

「范好了嗎？」

但當我第四遍問及的時候，護士便向我搖了搖頭。

「死了嗎？」

「死了！」

我用了最大的氣力，掙扎的坐了起來，我向着二號病室望去，那已經再沒有燈光在閃了，暗々の……。

蜂

小

松

滿洲建國前一年的風景。

遼潤的草原上，野花顯出了暮色。

蜂，優閑的奏着小曲，飛過來，飛過去，懶快快的，像是哀悼着過去的繁華時代。

有的是努力振奮着，飛向遠處的高山，森林，尋求美麗的顏色，甘甜的花汁。但是，飛遍各處，秋風的世界裡，祇有野花了，那單薄的花瓣，也貧弱的在抖顫了。

蜂又奏着疲倦的小曲，歸回到蜂房中。

彭遠搖拽着他的身體，拖着兩條細長的腿，身上鍍着夕陽的光輝，從大樓裡下班回來。那正是午後四點鐘的時候，他口中含着長烟管，頭頸向前伸探得很長，近視鏡子在夕陽中一亮一滅，他有時也擡起頭來向左右探望一下。他的影子，由蜂房上滑過的時候，蜂子緊一緊翅膀，又向裡爬了幾步。

彭遠已經走進屋中。女僕把拖鞋拿進來，他脫去那淡藍花的長衫，又將小衣的衣袖挽起來。喝着女僕送來的清茶。

這杯茶使他連舌根都覺得微抖的快樂。因為他在大樓裡喝了一天濃烈的紅茶，又加不斷的香烟，使他感覺回家後的第一杯清茶，給他了一些輕鬆，解放。

彭遠在鐵路大樓裡，雖然是一個佐辦，但是並沒有事情可作，每天喝茶吸烟看報紙，一切的事情，都是伊凡督辦辦理，鐵路的職員，大部分又都是俄國人。

彭佐辦覺得不自由的，就是在大樓裡坐一天的時候，沒有地方抽大烟。那祇好在別人去用午飯的時候，他常常是一個人，走進附近矮屋的低簷，一半是抽烟，一半是休息，每天是要經過很長的時間。雖然這樣，伊凡督辦也很器重他，因為除了彭佐辦之外，在這個地方再找不到像這樣讀書明理的人。

上次有胡匪擾亂鐵路，伊凡便授意彭佐辦組織民團，協力路警，建樹了許多功績，這件事情，對於地方的恩德，也是商民們所不能忘的。

彭佐辦和士紳商民的來往漸漸的繁忙了，這天才下班，一杯茶還不會喝完，接到商會李會長的請帖，邀請他去喫晚飯，於是他又脫去拖鞋，換上長衫，對女僕說：

「就告訴她們開飯，我有人請。」

女僕退出去，接着彭大成進來了——一個十三歲的孩子，長得粗眉大眼，體格十分強壯的少年，一進來就喊了一聲：

「爸爸；」

彭佐辦看了兒子一眼，便問了一句：

「作什麼？」

彭大成靠在了門框上，拽着門簾，忸怩的說：

「我也去！」

「你別去。」彭佐辦說：「回來給你帶香蕉來。」

牆外一群穿白襖衣的孩子們，大聲的喊：

「大成；彭大成；」

彭大成跑出去。

「我們在球場等你呀！」聲音惹了。

在孩子們的吵喊中，彭佐辦去赴他的晚宴。

當他走進李會長宅院的時候，李會長已經迎出來了，在那一方多肉的臉上，堆滿了笑容，那塊肥腸似的鼻子，也在一動一動的表示着歡喜，那又寬又大的軀體，和彭佐辦螳螂似的腰肢一比較，漫畫一般的走進了屋中。

陪客的已經都到了，大家問候了，彭佐辦一看，都是熟人，矮小的楊街長，一臉塵土氣的張村長，還有民團的于大隊長，梁隊副，大家忙着遞烟，點火，僕人又拿來毛巾淨面，於是大家才落坐。

屋中烟霧繚繞，瓜子皮和水菓皮滿地，坑上的烟燈，正跳動着那微弱的火焰。

彭佐辦知道大家已經恭候了很久，噴了一口烟，才說：

「今天大樓裡事情多，便你們諸位久候，實在……」

「催請過好幾次，聽說沒下班……」李會長的話還沒有說完，于大隊長說：

「想到大樓去請你老，知道你老忙。」

「梁隊副也想去請你」李會長又說：「我想到大樓去找你不大方便，所以我也沒有放梁隊副去。」

彭佐辦望了梁隊副一眼，梁隊副覺得沒有什麼可說，勉强的笑了一笑。同時又覺得機會到了：

「請，請，先解解乏！」

把彭佐辦向坑裡一讓，李會長便也躺在了彭佐辦的對面。

烟膏滋滋的在燈火上燒出一種奇香。

張村長找不到一句話，用粗笨的指甲，喫力而小心的在一個一個的剝着瓜子，在這個時候，楊街長却打淨了兩個蘋果皮，切成了瓣，盛在盤子裡，又把洋火削去了燐頭，插在蘋果瓣上，送到了彭佐辦面前，但是什麼也不會說。

彭佐辦吸了一口烟，又接着喝了一口茶，這時候才從鼻孔中淡淡的飄出來兩縷清烟。

「又有什麼風聲嗎？于大隊長！」彭佐辦像是想起這一句話。

「回佐辦，據東安村張村長報告，有五六百匪人，要爲了前次死去的匪人報仇。」

「張村長，這事情屬實嗎？」佐辦坐起來一吐黃痰吐在地中央，像審案一般的。

「實實在在的，是已經探聽好了，才來報告的。」張村長回答完了，像交上一件差事一般，把留在手中費了很大力氣還未能剝開的那個濕瓜子，丟在地上。

李會長一面燒着烟：

「不僅東安村那幾百，在四外還有散股，東南隅還有一大股，也有二三百。」

「千八百人是有的！」梁隊副統計了一下。

矮小的楊街長也張開了他那蛤蟆嘴：

「還有一個情報，說是大青匪就要從馬峯山開下來。那時候——」

「就是上回的大青？」佐辦問。

「就是上次被佐辦打敗，又被于大隊長劫了後路的大青？」李會長答。

「回報佐辦盤路東安村的是小青，就是大青的兒子。」于大隊長說：

屋中沈默了一些時候。

彭佐辦閉上了眼睛。

李會長吩咐僕人：

「客人到齊，告訴豫備！」

僕人出去了。彭佐辦又接過李會長遞過來的烟槍，向別人讓了一回，別人都說已經吸過了，他才嘶嘶的吸着，然後噴着烟，自言自語的：

「我得和督辦商量，我得和督辦商量，這還了得！」

西屋催請開席，菓皮和烟霧的東屋，有僕人來收拾，習慣的是把烟燈添了油，又換了一缸新烟膏，通了

槍，挖了斗。

宴席上大家十分讚同「和督辦商量的」這高見，于大隊長一再的申說：

「民團不過三百五十人，槍械不足，若是再擴大組織，那們得先和李會長商量經費。」

李會長比較大乘的說明經費雖然可以再加一些，但是槍械很成問題，若是和整千的敵人開火，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把這種利害關係，和督辦說明，若是路警能幫助民團，那勢力就大得多了。再說上次民團給鐵路出的力量，也算不小，這次督辦也不能見死不救。

彭佐辦像是胸有成竹，不停的說：

「明天就商量！」

「依現在情勢來說」梁隊副說：「越快越好，恐怕晚了出錯！」

「咱們自己也得先準備，李會長，你說！」彭佐辦喝了一口熱酒：「完全依靠別人也是不行。」

李會長含着一口清炙蝦仁，點了點頭。

「回佐辦；」于大隊長說：「從昨天晚上已經預備上了。」

李會長這時候把蝦仁嚥下去，才說：

「三百五十名民團，另外有一百八十名鄉勇。從商家……」李會長沉吟了些時：「嗯！也能湊合百八

十名。就是槍械……就是槍械。」

「我和督辦商量！我和督辦商量。」佐辦一再的說。

北窗台上一盆紫色的野花。

窗外的一鉤彎彎的月亮。

森林與山野像是靜止的黑潮。

二

夜。

狗叫的聲音將四野的山林，震撼了。

回響恐怖的，人聲動蕩了。

夜宴後的彭佐辦和李會長，依然是守着那座昏暗的烟燈。烟越噴越濃，北窗上的那紫色的花朵也隱在霧中了。

彭佐辦推開了烟槍：

「李會長，你聽；」

李會長却有八分睡意，被這一驚，險些把烟燈打倒。

這時槍聲像急雨一般，響成了一片，人聲叫喊，李會長翻身把烟燈吹滅，黑暗的屋中，立刻被恐怖包圍了。

北窗在月下，張着一幅慘白的臉，槍彈帶着紅色的尾光，却也在這張灰白的臉上一閃一閃的。

「楊大隊長……」

「爲什麼沒有來報告呢？」

院中有人喘息的聲音，立刻僕人把彭大成帶進來，並且說：

「彭少爺來請彭佐辦！」

當彭大成發現斜臥在坑上的就是彭佐辦，他大聲的喊了：

「爸爸！快走！」

接着就喘息着，院中有鐵器的聲音，奔跑，急燥和吵罵的聲音。李會長那寬大的背影，也從屋門衝出去。

「你媽她們呢？」彭佐辦小聲的。

「媽叫我來找你，有人到家去送信，叫你趕快躲起來。」

「我！」

彭佐辦一句話沒有說完，兩個提着槍的民團在門口大聲的。

「請佐辦快躲，胡子進街了。喊着佐辦的名字要報仇吶！」

爆彈一般的聲音，在這黑暗的屋中炸裂了。彭佐辦猛然的站起來，拽過來大成的一隻手，急風般的闖出去。

他們跳過了後牆，穿過一條小路，前面有一所場園，月亮却顯得很明亮的照着場園，也們急忙的走近那座高大的秫稽梁，才得喘息着，靜了一會，他把大成拽在懷裡：

「大成，你再回去一踫，告訴李會長，把你母親她們送到大樓裡，那裡總可以安身的。」

「噯！我去！」

「快些回來。」彭佐辦吩咐：「你認得道？」

「知道！這是大場園，從那邊來更近；」

「快去快來，有人探聽我就說不知道；」

彭大成健壯的身影，順着自己所指的路子，亂燕似的跑去。

「大成，給我帶點洋火來呀；」

沒有回響；祇有槍聲，人聲，哭叫的聲音忽遠忽近。

東邊火光起來了，滾滾的烟，幽靈般的澎漲，更大了，更高了。

那黑烟遮了星光，遮了月色。

彭佐辦一個人，站在這巨大的恐怖之前，一種孤獨的勇敢，充滿了他。

他不知是應該走出去，還是應該躲避着；他想到死並不是可怕，所以恐懼影子，早就從他身旁敗退了。他看着那紅色的火焰，和無時不在澎漲着的黑烟，他勇敢的忘掉了一切，走開了場園，沿着來的那條小路，向回走去。

身後的跑步聲，漸漸近了。他驚愕的轉過來，這才又看見了大成。

「大成——。」

「爸爸，是我；」大成喘息着：「我求李會長了，聽說民團要繳械。可是大青還不答應，非要求交出彭佐辦不息火。」

「我去見他：」彭佐辦要走。

「爸爸：」大成拽住了他的衣袖。

兩條影子，過了場園，向南走去。

南方是起伏的山巒，那山嶺和天雲接在一起，不知在那裡有一些什麼。

夜深了，雲也濃了。

動亂的聲音，和火光，彭佐辦總覺得是在自己背上。但是他沒有回頭，走着險巇的道路，兩個人牽得緊
女的。

從一個山坡，一步一步的爬上去。

夜風，山林的呼吸。

走不動了，坐在山腰的亂石上。

遠遠的，淒慘的濃汗，還包着火焰。

「爸，我們要爬到山那邊去，不然天一亮就要被他們看見的，」大成低聲的，像是怕見那片火燒。

「過去是要餓死的。我還是去見一見他們，死就死，活就活。」

大成抽搐了。

彭佐辦撫着孩子的頭，熱騰騰的像是有些汗液。暖流立刻通過了他的心房。

「起來再走！」立起那疲倦的腿，和伸直那折了一般的腰。

沒有路，再也不能越過那沒有路的山。

彭佐辦全身戰慄了。

他們坐在落葉堆中，山下的火焰被亂石遮隱了。

「大成，拿來洋火了嗎？」

「和一個抽煙的民團要來了幾根。」

大成把衣袋中的那幾根火柴掏出來，遞交過去。不久，那朶火光照明了彭佐辦那使人駭怕的臉色。

他臥在亂葉堆中，慙慙着：

「大成你也驕下休息一會。」

大成坐在地上不動，看着那煙火：

「亮天往那去喫飯？」

「你不是餓了？」

「嗯！」

沉默了。

「爸爸餓？」

「爸不餓；」彭佐辦又說：「忍耐點，他們佔不長，明天就許退。」

「嗯！」

「你也不要想媽！」

「嗯！」

夜風更涼了，身體的冷戰，搖動着落葉，發出粹粲的聲音。

第二枝煙又閃出火花的時候，大成的睡聲，在風中呼呼的開始了。

無名的小蟲，在亂石中，在枯葉下，像是舉行一個音樂會，悠長的音節，蘊藏着悲哀。月亮不知在什麼時候，也在暗雲中消失了。

天和地恍如倒轉了，黑潮般的雲。把銀角般的月牙，用黑潮吞去了，在一閃之間就消滅了。
睡聲由單音變成了複音。

三

山浸在霧中。

露像水晶球。

那美麗不會被人看到，大成把濕葉推在一旁，站起身來，爬上一塊大山石。站起來，挺直了腰，覺得有些餓，又伸長了頸頸，想向山下望一望。

一片茫茫的霧色，使他更餓了。

他跳下了山石，去找山葡萄。

天亮了，彭佐辦吸着最後的一枝煙，大成嚼着山葡萄梗，這時候唯一的希望，就是太陽快些露出火熱的臉來，曬々爲露水所濕了的衣服，同時也希望趕散朝霧，向山下看看被匪人佔據的街市。

彭佐辦想着回去，就是立刻死掉他也不覺得那是可怕。因爲比死更難過的，便是飢餓與煙癮。

「沒有一點辦法！」他想着，把那煙蒂吸到最後。

「大成，我們還是得走，過了山也許能找到村莊。」

大成丟了山葡萄梗，扶起了這瘦弱不堪，腿在戰抖的老人。

眼前全是峭壁，山石，陡直的遮在眼前。

大成全身被草爬子，小咬，和一些不知名的秋蟲咬傷了。走幾步便要滿身抓撓一次，眼睛浮出了愁雲。

山漸漸的圍繞了他們，他們圍繞着群山行走，山山，嶺嶺，綿綿不斷。

飢餓，毒一般的攻擊了他們。

午前他們走進了山，午後他們又走出了山。在高山的山坡，遠望着山下的那一片房屋，呈現出幾塊黑點，痛心的知道了那是被火燒過的痕跡。

他們喝了兩捧泉水，默々的看着斜陽，漸漸的向西沉去。

他們沒有路，想越過敵人，去找一條路。

晚煙從土色的屋頂飄起來的時候，帶來了無限誘惑與哀痛。

「大成，我們回去吧！」彭遠無力的，那聲音顫抖出可怕的音律，像是有什麼不幸的事情就要降臨一般。

「爸，回去！」大成答。

「死，並不是可怕的！」

大成沒有回答，默默的，低下頭去，躲開了父親那發着悽慘光輝的眼睛。

兩條影子，斜長的印在了亂石上，不停的移動着，尋找下山去的道路。

每當遇到了葡萄梗的時候，大成便要去採來咀嚼。

大花蝴蝶前々後々の飛。

一切都變了，四肢失掉了主宰。

歸路又隱在蒼茫暮色中，努力，再努力，腿像是要往地球深處陷落一般。走過了山跟，又走向了草原，繞過了鎮上的燈火，越過了鐵路，從車站後的小路，這條小路的盡端，矗立着一座白色的大建築物。

彭佐辦得救一般，要越過這條黑暗的小路。

隱約的迎面走過來一條影子，他一驚。

「大成，你看是不是來了一個人？」聲音低微，有些顫。

「是——」

他們站了一會，那影子很快的走近了，彭遠認得了在他手中提着的那隻號燈。

那號燈的光亮很快的在臉上一閃的時候，又傳過來低壓的聲音：

「你不是彭佐辦嗎？他們找了一天一宿了，按家翻，明天如果再找不着你，就要翻鐵路住宅和大樓了……你的家眷在大樓地下室，督辦爲了這件事情，聽說還挺不願意，你還是快些走，現在風聲很緊，滿街都是……。」

那人背過燈去，走開了。

彭遠茫然，雖然知道他是鐵路的工員，但是並不知道他的名字。

當那人走開以後，彭遠拽着大成手，向前急忙的走去，這時從恐怖中，生出了熱烈的希望。

他很熟稔，從那大建築物的背後，有一個狹小的入口，從那狹小梯口走下去，便是氣鍋的地下室了，

他們走下梯口的時候，大成輕々の喊了一聲：

「媽——」

「大成，你回來了！」這回聲，意外的，全家的血，立刻沸騰了。

這該多們使人歡喜的相聚啊！

飯與煙草，大煙藥和輕微的耳語。大成的弟弟和妹妹們却拉着大成的手。

夜漸漸的深了。彭遠想着明天的事情。他想到督辦見了他一定要驚喜，一定要慰問他，還有……。

終於，他是幸福的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他很早的去等督辦，督辦却因為鐵路治安與通車問題，和大青會談却來得很晚。

當督辦第一眼看到彭遠時，意外的並沒有表示喜悅，但是臉立刻紅得可怕：

「彭佐辦，你不是走了嗎？我負責任安置了你的家，你爲什麼又回來了，我方才還和大青約會好了，保險你沒有在鐵路住宅區，並且我答應他，如果你藏在住宅區，我負責把你交出，這樣才阻止了他們逼來擾害我們。」

「求督辦給我想一個辦法！」

督辦張開了兩隻膀臂，又用一隻手背，敲着另一隻手掌，又同時把兩隻手背在背後，在屋中徘徊着

……。

「沒有辦法，你祇好走開！」

「那我走開！」彭佐辦嘴唇顫抖。

「你就走開！」督辦說，像是從臉上現了冷靜的同情。

「我的家眷呢？」

「那請你放心！」

彭遠走開去和督辦握握手，什麼也沒有說，轉過身來便走出去，表示他就要走開的決心。督辦望着他的背影却呆了好久。

四

彭遠走出大樓，天落着滿溝秋雨。

他想吸口煙，但是他却咬着牙走出去。

他就這樣去見一見大青，爲什麼這樣死死的逼他。

「死，並不是可怕的！」

他一面想着，在雨天中向前走去。路旁有鋪草皮的人丟下的一條麻袋，他撿起來，披在頭上。

路上的行人很少，他的頭縮藏在麻袋裡，安然走過了街心，並沒有一個人發現他是彭佐辦。雨大了，路上流着水，泥濘的路。

他穿過了街，越過一片原野，向東山林走去，他要從死亡中尋求一條生的路子。

雨更大了，雨水從麻袋透過來，冰冷的浸濕了衣服，漸漸的雨水又從衣角滴落下來。

森林裡，陰暗，恐怖。沒有路，落葉，枯枝，風聲有時像哭泣，有時像怒吼。

他坐在斷木上，望着天上的黑雲，有時候把頭垂在兩股間。他想到煙，想到地下室的溫暖，想到大成——那個十三歲的孩子。

天漸漸的黑了。

他再不能忍受這風雨，煙癮和飢餓所加給他的痛苦。他決定要去見大青。

「死並不可怕！」

他站起來，身體恍了恍。一步大一步小的離開了森林，向街中走回來。

路上沒有人，在陰雲密雨中，晚煙又飄起來了。情景依舊，他悲哀的流下淚來。

沒有人，很淒涼，他沿着死綫前進了。

走到一家後院的牆外，他偷偷的從破牆上走進去。走進了柴棚，想擰一擰身穿的濕衣，和倒去鞋中的雨

水。

他拽倒了兩捆秫秸，坐下身去，先脫下那水袋一般的鞋，突然跑進來一個人，使彭遠一驚，但是這驚恐立刻就平靜了：

「你不是彭佐辦嗎？」那人也一驚。

「是我！」

彭遠想起來，這個人在去年曾在李會長家當過差的。

「你老怎麼還不快走？風聲緊的很！」

「我問你！」彭遠很沉靜的：「這是誰家的後院？」

「老谷家，谷大舌頭家！」

「你在這？」

「給他們幫幫忙，作短工，」他又認真，急躁的：「李會長因為彭佐辦好受拷問：都以爲你老走出去了。今天我們這裡還翻過呢。」

「翻過？」

「你老看！」他指給彭佐辦那些亂柴堆：「連那草堆都翻過了！」

「啊！」

「你老快走吧；」

「我就要走；」

彭佐辦穿上了濕鞋，又走出那破牆，在雨中徘徊了。

天又黑了，雨也不停。

他又越過了一條死線，走近那白色大樓，悄悄的，一直的走向了地下室。

從黑暗中，飄揚着相逢的喜悅。

夢一般的溫暖，解放了他的疲倦與飢餓。

在第二天的早晨，天邊未明的時候，他又覺得生命的可貴，他不能再睡下去：

「大成，快起來，天要亮了；」

大成忙的起來，預備了煙藥，乾糧，煙草，火柴。

彭遠對他的妻說：匪人不開走，絕不再回來，這裡的一切，督辦已經允許幫忙。

在低泣的聲音裡，朝霧中父子又走向北山的森林裡走去。

一直的走進去，雖然沒有路，也沒有光。

腐葉的泥濘，使他們走得很慢。大成是很有力的，對自然的爭服力，是十分旺盛。他幫助了他的父親。天大明的時候，從森裡透過一座山。

「越過這座山，也許能找到出去的路。」大成希望的說。

「過去看一看；這座山像是容易過去；」

「比南山容易多了。」大成跑過去，尋找山路，他偶爾發現路的痕跡，但是走幾步就被枯枝亂葉埋沒了。

彭遠知道這一定是被人走過的地方。

朝霧散了，這座山漸漸的從森林裡露出頭來，還不會走上山腰，遮蔽他們的林木與茂葉，完全退到山腳下去了。

太陽有時候露出臉來，光明與恐怖同時襲擊了他們。

「大成，我們要小心啊；」

「爸爸；我們繞彎走吧；」

「我們還是從山跟下轉，有林木遮身，多走幾里路不算什麼！」
他們商量了之後，便又退還林中。

小咬，草爬子，一些不知名的秋蟲，却死死的攻擊了他們。

在山腰，背着太陽的地帶，大成發現了一座草房：

「爸，你看呀；」

彭遠一驚，却什麼也不會看到。

「大成，你，有什麼？」

大成却靠近了他的父親，向遠方指着。

「那有一間小房，好像有人；」

沉默了一會，彭遠却悄悄的說：

「大成，你去看看。」

彭遠隱在樹後，燃起了紙煙，那枝紙煙還不曾吸完，大成跑來了。

「爸；一個瞎老太太，再沒有人。」

「走，我們一同去；」

彭遠和大成一同向山腰出發。彭遠想：祇要不是匪人的巢穴，總不會有危險的。

當他們走進那低簷的窗前，那瞎老太太却高聲的說：

「兒呀：你回來了；」

大成却搶着回答了：

「老太太，我們是走路的。」又接着問：「你的兒子往那裡去了；」

「下山要飯去了，還沒有回來？現在也該回來了。」

「老太太貴姓？」彭遠問

「姓劉；」

「怎麼住在這山裡？」

「那還不是蔽風呢？」老太太的白眼睛向窗外翻了一翻，像是要看一看窗外的人。

他的兒子回來了，遠遠的唱着蓮花落，一看門前有人，却也發了一驚，走近了的時候，驚訝的叫了一

聲：

「彭佐辦；」

「老劉，是你，你住在這兒。」

「彭佐辦……。」

「我的事情你也知道了，自從胡匪進街，我走了三四天。也沒有去出去。今天在這裡遇到了你。」

「我知道，我知道；」

彭佐辦過去會接濟過老劉，老劉有一次偷鐵路的道釘，經彭佐辦審判，看他是一個窮人，就把他放了。今天在這裡相遇，彭佐辦像是遇到了知友一般。進到屋中，屋中一無所有，彭遠和大成坐在枯草上，老劉爲他們煮小米粥。

在作飯的時候，老劉爲彭佐辦想出了一條逃生的路子：

「在山裡。」老劉說：「越過這座山到那邊的密林深處，有幾畝地的空場，在那裡會種過大煙，我就是爲了偷種大煙到這裡來的，因爲怕別人知道，我就用嬰飯隱身，現在都是患難人，也不敢再瞞佐辦了。」

「我過了這一難，決志不掉你的好處！」

「在那臨地靠山的地方，有一個土洞，佐辦就帶少爺到那裡去躲幾天，我天天去送東西和報信。」

「那好極了，一會就走。」

「喫完飯就走，天還不能黑」瞎老太太說：「這裡是存不下生人的，離大道近，時常有人經過；」

在飯後，老劉提了半袋小米，和兩個鹹菜，引導彭佐辦和大成走出了低矮，鑽進那陰森的密林。他是很熟稔，很有自信的，在前面走去。

當眼前一亮，密林走盡的時候，彭佐辦看到一片煙田，滿田的枯枝，彭佐辦想夏季罌粟花正開的時候，

那該是多們美麗，四野圍着茂林，風聲與艷麗……

走進一個依山開掘的土洞，洞裡有些碎草，洞外有一個破油桶作的火爐，和一個缺邊的瓦罐，塗在洞口的，有黑色灰燼的痕跡。

老劉把米放在洞中，便告訴大成說秋草已經可以作燃料了，山坡上有泉水，可以用瓦罐去取，又向彭佐辦說還有沒有別的事情：

「我明天晚上還來。」

彭佐辦一想自己帶的煙草不足了：

「你明天下山，到鐵路大樓的地下室，見了我的女人，告訴她們我在這裡很好，不要惦記，順便爲我帶幾盒洋煙，洋火，還有煙藥，這些她都知道，勞你去一踏。」

「佐督得寫封信，不然我說太太也許不信。」老劉想得很周到。

但是這裡沒有筆，沒有紙。

最後，彭佐辦撿了一張作爲柴薪剩下的樹皮，用一塊炭，簡單的寫在了樹皮上，又告訴老劉一些在樹皮上寫不下，要用口頭補助的語言。

老劉走了以後，大成便到林中去撿柴草，預備作爲明天的燃料。彭遠坐在一塊山石上，面對着夕陽的霞

輝，心境很平穩，他雖然還不會脫離死的威脅，但是他才越過一條險路，所以覺得很平安。沉默的，吸着煙，祇有小蚊蟲，遊戲般的，在他耳旁嚶々的飛着。

五

夜中，格外的陰冷。

大自然的呼吸，使他們顫抖了。

大成撿來的柴草，未到夜半已經燒完了，火焰從他們身旁消滅之後，覺得夜風更嚴厲了。

彭遠一夜不會睡穩，第二天早晨，坐在那破爐子前面煮飯，他覺得全身有些不自然，煙草已經剩了最後一枝。

他吝嗇的拿起了那枝煙，從爐中抽出一根草燃着，心境又灰淡了。

「這是自然的牢獄！」

他一面想着一面嘆息了。

一直盼到黃昏時候，老劉也沒有來，煙完了，火也斷了。

「爸，明天老劉再不來我下山去看看。」

「你能行嗎？」

「怎麼不行？」大成反問着：「路我大概能記得。」

「明天再說吧！你先去睡覺！」

大成去了不久，又從洞中回到山石傍，坐在了彭遠的身旁。

「小咬太多，睡也睡不着。」大成說。

「那就坐一會再去睡；」

他們看着星斗。

秋蟲却在森林與烟田中，合奏起哀涼的歌曲。這哀曲一夜不會離開彭遠的耳鼓。

到了黎明，又到了早晨，彭遠像是痛倒一般的不願意起來。

小米也要沒有了，大成要下山去看一看，但是彭遠沒有允許他。

老劉又沒有來。

這自然的牢獄，給他們痛苦的刑罰太大了。「死並不是可怕的」觀念，又浮在彭遠的腦中。

「大成，我們不能再忍下去，明天我們就下山去，在這裡餓死，還不如叫他們害死。」彭遠的喉嚨像是有什麼阻塞着：「祇是你，還是一個孩子，什麼也不知道的一個孩子！」

大成也哭了。

秋的音樂，音節悠長，自然界的顏色，也呈現出哀悽。

彭遠把那破瓦罐，丟在山石上摔得粉碎，表示了要離開這裡的決心。朝陽布在烟田上的時候，罌粟的枯萎，已經是掛滿了白霜的殘枝，他們別開了，這森林的囚牢。

密林中透不過陽光來，風恐怖的，吹着長嘯，一條大漢，從茂葉中走出來，蓬着頭髮，肩上一條袋中當他看到有人也站下了。

「借光，下山去的路對不對？」彭遠看那大漢站下了，便放下心，慢語的問了。

「你……」那大漢一遲疑：「你不是彭佐辦嗎？」

「是我，我就姓彭。」

彭遠走近了他，大成却隨在他父親的身後。

「我是劉老太太叫我來的，」那大漢說：「老劉叫匪人抓去擡子彈去了，現在還沒有回來，老劉給佐辦送的煙和洋火，劉老太太怕等着用，所以才叫我送來。」

大漢把袋中的煙和洋火拿出來交給了彭遠。

「老劉叫匪人抓去了？」

「抓去了！」大漢答：「匪人退了，抓人供給他們揩東西，抓去不少呢？」

「匪都退了！」彭遠的心扉，透過了光。

「退了！」大漢答：「聽說軍隊明後天就要進來。」

點了煙，坐在一條斷木上談起來。

彭遠幾天以來，第一次聽到野鳥的叫聲，心懷開暢的像是被溪水流過去一般。

康十·六·六日夜。

脫軌列車

石
軍

蕭勁濤已然陶醉於車窗外淡遠的風緞中了。他枯坐在『北涼行』的參等客車中，將流逝過去的煙水般的往事，以詩意的心情細密的噬嚼着，感覺到的，祇是壹場虛妄和壹團迷濛。

從煙塵蔽漫的古老的瀋陽搭乘了這趟客車，數來不過纔經過三四個鐘頭，若跟悠長的人生倫比，巔簸於旅途的不過僅是極短的壹節，實際窗外的景物却在變幻無窮。遼西的風光，在寒氣減褪了的初春，是那樣的恬淡而索然，那樣靜穆而默啞的，聳立或匍伏在高空或地平線上。祇有綿亘於山脈的積雪，像給無垠的大地鑲着邊緣，有着執拗的生命力，在跳躍着，在吼哮着，在光閃耀眼的顯示着它不拔的氣概。

飯車那繫白圍巾的女侍走過來，輕麗的叨咕她職業上的常套語壹遍之後，把介紹傳單散撒給衣履整潔壹些旅客，想不到蕭勁濤也得到她的慧眼之垂青，將描繪着代表遼西風光的喇嘛塔的紙單接過手，他受寵若

驚的點頭示謝，他猛然醒悟自己昨夜來，還未用過餐食呢。

他破例的掏出假鱈魚皮錢包，把僅有的幾張國幣數了數，頓時有股寒酸冷意，在後背作祟。他想，職瀋陽某署，爲期已逾年餘，素日對鄉友僚屬，雖靡常以酒肉交遊，彼此在表面上，總還不能不說是相關瀾篤，一旦他被革職，前情馬上消解。頓時變成陌路之人，譬喻今朝他離瀋西下，歷多的僚友並非不知，到站送行者却寥若晨星，肯解囊救助他的窮窘者僅有兩份，且在叮嚀的宣紙信封寫着『餞別』的筆跡，於墨痕猶濃時折開查看，多年的摯友，僅各以國幣兩圓應酬情誼而已。他把這渺小的數目和米珠薪桂的暴騰的物價壹對照，使他瞠目若許。他想：人情是這樣冷淡哪。

心裡盤算五圓五角八分錢，尙能支持到新的漂泊地，同時，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在響了。他捻死煙捲，各起錢包，正了正污穢而不隨時的領帶，他求託對面的婦人暫且爲他瞭望他那簡單的旅具，他戴上那頂幾經風霜的舊禮帽，踱向飯車。

這是壹座豪華的沙龍，天棚上，有如飛機羽翼的金屬煽風機，有如麥穗樣結成串的燦爛的玻璃燈，交相輝映。寬廠的道是敷着紅絨氈，兩列飯棹，鋪着潔麗的棹布，棹上放置壹些盆花，看那海棠艷紅呢，看那薔薇是粉色的，看那玻璃翠開着蝴蝶形的小花，那仙人掌和長青樹透露着翡翠。寬大着車窓上鍍壹層朝陽的餘輝，厚縐綢的窓幃，搖蕩着穗帶。紺藍的洋裝上，繫白圍巾的女侍，口紅抹得嫣紅，臉兒統是嫩白，

綠色的瞳光，皎潔的貝齒，蕭勁濤已經不能再做多餘的鑑賞了。他由於棕髮碧眼的女侍的導引，坐在靠窗的棹前。

壹壁喝着濃茶，壹壁看餐單，隔棹帶黑鬚的紳士的啤酒杯，映進他的心版上，他本能的說出了想滿足食慾的酒菜，就是啤酒，雞蛋牛肉，洋葱炒飯。

當乳峯聳起細眉彎曲的另一位女侍，把麒麟啤酒倒進玻璃杯裡時，蕭勁濤未等浮上的泡沫下沈，便舉起杯壹飲而盡，全身感到輕鬆和暢快，他連忙又倒第二杯，自酌自飲，流動着貪婪的眼睛。

等第三瓶酒已在他的內臟起了作用時，照例的，他又把他的以之為人生的座右銘或哲學樣的短詩唧噥吟誦了。那是：『人生幾何，對酒當歌，譬若朝露，為日無多。』的幾句膚淺而庸俗的短詩。雖然確切是膚淺而庸俗，這幾句詩。然而，在飽嘗過人間的冷酷殘虐，苛薄，輕蔑的蕭勁濤看來。以酒和煙來麻痺他的久受創傷的神經，即使是剎那也好，他能在夢境外得到忘形。他倒以為是人間——也許是他自己——無上的幸福。

說是『對酒當歌』，在靡受過高度的教養的蕭勁濤，充其量，也不過哼唧幾句京劇或評詞而已。每當失意後暴飲時，總愛唱『我好比籠中鳥：』之類的自我哀傷的句子。是的，論年齡，他不過僅僅從三十滑過了四年，在警察署或法院的犯罪者名簿上，他却有被處罰過罰金，料料，拘留，徒刑；等的記載，當被判